借經問心18

論語之微子篇

序言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十八篇《微子篇》的心得。

人間無常，世事多變化，近年來世界各國疫情嚴重，各種災難頻傳，尤其今年清明節疫情迅速爆發，在在告訴我們孝道已經破口，要勤於補修，以挽回天意，才得以化解災劫。此時乃上天賜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將給自己找回清靜的心性，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共盡孝道，圓滿人倫。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早日化解疫情，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二年九月三日（壬寅年八月八日）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引言 …… 8
本篇人物簡介 …… 10
01 微子遠去之 …… 14
02 箕子為之奴 …… 18
03 比干諫而死 …… 22
04 殷有三仁焉 …… 26
05 柳下惠士師 …… 30
06 子未可以去 …… 34
07 直道而事人 …… 38
08 枉道而事人 …… 42
09 景公待孔子 …… 46
10 吾老不能用 …… 50
11 齊人歸女樂 …… 54
12 三日不上朝 …… 58
13 何德之衰敗 …… 62
14 來者猶可追 …… 66
15 今之從政者 …… 70
16 不得與之言 …… 74
17 使子路問津 …… 78
18 執輿者為誰 …… 82
19 是魯孔丘與 …… 86
20 孔丘之徒與 …… 90
21 而誰與易之 …… 94
22 從辟人之士 …… 98

23 子路行以告 …… 102
24 鳥獸不同群 …… 106
25 非斯人之徒 …… 110
26 丘不與易也 …… 114
27 子路從而後 …… 118
28 四體不運動 …… 122
29 子路拱而立 …… 126
30 見其二子焉 …… 130
31 子路行以告 …… 134
32 使子路反見 …… 138
33 不仕無道義 …… 142
34 如之何廢之 …… 146
35 潔身而亂倫 …… 150
36 君子之仕也 …… 154

37 春秋時逸民 …… 158
38 不降志辱身 …… 162
39 降志辱身矣 …… 166
40 其斯而已矣 …… 170
41 謂虞仲夷逸 …… 174
42 身清廢中權 …… 178
43 無可無不可 …… 182
44 大師摯適齊 …… 186
45 鼓方叔入河 …… 190
46 君子不施親 …… 194
47 不使大臣怨 …… 198
48 無大故不棄 …… 202
49 無求備一人 …… 206
50 周朝有八士 …… 210

引言

三仁微子箕子比干　記述論語孔子讚歎
殷紂迫害不知善用　周用八士國運鴻展

本篇首章孔夫子讚歎微子、箕子、比干為「殷之三仁」，接著敘述柳下惠以直道事人，遭到三黜；齊景公不知善用孔夫子，因而離開齊國；齊人送魯女樂，季桓子接受，國君三日不早朝，於是孔夫子辭職離魯。在周遊列國時，遇到楚狂接輿以歌告訴孔夫子，時機不對應該隱退；遇到長沮、桀溺，派子路前去問路，卻碰一鼻子灰，但孔夫子仍堅持其救世的理念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行程落後，在問路邊荷蓧的丈

人時，被奚落一番，但仍招待宿餐，隔天向夫子報告情形，並受命回訪，不見其父，向其兒子說明：「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可見當時隱士之多，也使得孔夫子擔心，人人都當隱士國家誰救？

孔夫子接著敘述當時七位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的情況，並說明自己的立場：「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接著敘述魯國樂壞的現象，樂師難以生活四處流散：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又敘述周公對魯公的交代：「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

於一人。」最後提及周武王時的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本篇共有十一章，分成五十道題一一加以深入探討於後。

本篇人物簡介

★**微子**

子姓，名啟，商王帝乙的長子，帝辛（紂王）的庶兄，封於微（今山西潞城東北），為子爵，世稱微子，為商末大臣。紂王暴虐無道，他數諫不納，逃離商出走。周滅商後，肉袒自縛，持祭器向周王請罪。周王平定武庚之亂後，以微子代殷封於宋（今河南商丘市），為宋國開國國君。

★**箕子**

子姓，名胥餘，殷紂王的叔父，任太師，封於箕（今山西太谷東北），故稱箕子。商末國勢衰微，紂王淫亂不止，因見比干強諫被剖腹觀心，乃懼怕佯狂為奴，仍被紂王囚禁。周武王滅商後，將他釋放，封於朝鮮。

★**比干**（西元前1092年至西元前1029年）

子姓，殷商沬邑（今河南衛輝）人，因封地為比邑（今山西汾陽），故稱比干，又稱王子比干、干叔，商紂王的叔父，為宰相，任少師，因直諫紂王而被剖腹，挖出心臟。周武王滅商後，封其墓。

★**接輿**

楚國佯狂避世的隱士，名接輿，平時躬耕以食，佯狂不仕。據考證，此人姓陸名接輿，楚昭王時的士人，所以被人稱為「楚狂接輿」。

★**長沮**

有說姓長名沮。有說長者，久也，沮者，不進也，以其長久不長進，而稱長沮，為春秋時楚國葉邑的隱士，真實姓名無可考。

★**桀溺**

有說姓桀名溺，有說因人溺而不反，言其人溺之深，以桀溺形容之，春秋時楚國的隱士。

★**虞仲**

即仲雍，周太王之次子，泰伯之弟，王季之兄。王季之子昌（即文王）有聖德，太王欲傳位於季歷及昌，泰伯與仲雍知之，太王病，為避季歷之立，乃假為採藥，逃往荊蠻之地，斷髮紋身，裸身以飾，以表示不可用。

★**夷逸**

姓夷名逸，周大夫詭諸之後，食采於夷，以夷為姓。有謂逸非其本名，乃指為隱逸之人。

★**朱張**

荀子以為朱張為春秋時吳國人，貧而樂道。

★**少連**

少昊氏之後，乃為當時尚未開化地區的東夷人。

★**魯公**（西元前1048年至西元前998年）

姬姓，周公旦之長子伯禽，為周朝諸侯國魯國第一任君主。原本是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於曲阜的封號，由於當時天下初定，萬事待舉，仍留周公佐之。武王卒，其子成王年幼，周公攝政，成王元年，乃封周公之子伯禽於魯，世稱魯公，都曲阜。

★**周有八士**

周朝初年盛況時，有八位具有才德之士：伯達通達義理，伯适大肚能容，仲突有御難之才，仲忽有綜理之才，叔夜柔順不迫，叔夏剛明不屈，季隨有應順之才能，季騧德同良馬。八人都很有教養，同一母所生，四胎雙生為八子。

01 微子遠去之

【原文】微子去之。

殷商紂王暴虐無道　微子數諫棄官而逃
周滅商後向周請罪　封地於宋開國此造

殷商紂王的胞兄微子，拋棄官位而逃走。

微子，名啟，商紂王的同母胞兄，微子出生時，母親尚未被正式立為帝妻，胞弟紂出生時，母親才被立為帝妻，所以紂才得以繼承王位。由於紂王晚期暴虐無道，屢次勸諫不聽，於是打算以死明志，但事到臨頭又拿不定主意，就去找德高望重的父師，請他指點迷津。父師告訴他說：「如今商朝就要滅亡了，國君卻還在縱情聲色，老百姓也怨聲載道，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我勸你不要死，如果你的死

能夠換來國君的悔悟，以及商朝的復興，那就值得去死。但是你也清楚，你的死不能達到目的，為何要去死呢？但也不宜留在此地，因為商朝一定會滅亡，你將會白白受到侮辱而已。我勸你還是逃離吧！既能保全自身，也落得乾淨清白。」微子聽了父師的話之後，就離開了紂王，遠離非仁之處，以成就其仁，所以文中說「微子去之」。

身為君王的臣子，當為君王效命，當君王的觀念有偏差時，不可以為了自己的職位或權利，不予勸諫，還諂媚阿附，陷君王於不義，那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在於儒家的治國理念是不被讚許的，是以《論語‧先進篇》記載：季氏比周公還富有，然而冉求當他的家臣，還幫他搜刮民脂民膏，以增加他財富，孔夫子非常生氣的說：「這不像我的子弟應有的作為，同學們可以前去聲討他的罪狀。」

身為領導者當要為百姓的生活，努力做好經營的政策，不能為了一己之私享受權益而忽視百姓的幸福，並且還養一批官吏當爪牙，來滿足他的私慾。一位有良心的官員，當要知所進退，不可戀棧職位

助紂為虐。為人臣子當要本著良心做事，當主子沒能考慮週到或者觀念異常時，當要秉持職業道德，給予正確的建議，如果不聽，就應該要辭職。《論語・季氏篇》記載：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之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由這一段的記述，孔夫子對於冉有的強辯與甩鍋，舉一些相關的例子來駁斥他，以證明他所說的話是不合道理的。

其中舉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向冉求與子路提醒，當官必須盡力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做好，就應該要辭職，不可以佔著位置而不做事，那將會影響到整個團體。周任是古代的一位良吏，其人正直無私，嫉惡如仇，務必去之而後快。在《左

傳・昭公五年》記載：「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又《左傳・隱公六年》記載：「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在人間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但無論長短，時間總要好好善用，才不會造成將來的後悔與遺憾，可以學學微子，不要將時間耗在沒有意義的事情上，古德有《快一點》之文來督促我們：

青春容易過，廣行三施要快一點；
歲月難再返，孝順椿萱要快一點；
機會不易得，開創聖業要快一點；
普渡時有限，濟世渡人要快一點；
真道應運降，學修講辦要快一點；
無常很突然，報恩了愿要快一點；
災劫沒眼睛，建功立德要快一點；
未來難保障，把握當下要快一點。

02 箕子為之奴

【原文】箕子為之奴。

太師箕子紂王叔父　懼怕紂王佯狂為奴
暴虐紂王將他囚禁　武王封為朝鮮之主

殷商紂王的叔父箕子，被囚禁當作奴隸。

箕子，子姓，名胥餘，商朝的宗室，帝文丁之子，帝乙的弟弟，帝辛的叔叔，官居太師，封於箕，因勸諫紂王不聽，將他囚禁。箕子因看到紂王的倒行逆施，一直非常操心。當紂王開始用象牙筷子時，箕子就嘆氣說：「吃飯用象牙筷子，就不會再用土陶作的器皿，以後一定會用犀玉的杯；用象牙筷子犀玉杯，就不會再盛五穀之羹，就會想吃犛牛、大象和豹胎之類的山珍海味，就會想把天下的奇珍異寶

擁為己有，再發展下去，還會造豪華的車子、奢華的宮殿。這樣下去，君王怎會振作精神處理國家大事呢？」最令他嘆氣是，有一天紂王竟忘了日期，身邊的大臣也不知道，於是派人向箕子詢問，箕子向自己的學生說：「身為一國之君，以及周圍的人都不知道日期，天下將有危機了；而一國的人都不知道日期，只有我知道，那我就更危險了。」於是讓門人告訴來人，說我也喝多了，不知道是什麼日子。他當然知道商朝要滅亡了，於是勸微子離開，以保全商族的血脈，自己卻不願意離開。於是披頭散髮與奴隸們混在一起，假裝瘋了。實在鬱悶時，就抱著一把琴在朝歌城北的桑林中，彈唱自己創作的曲子。紂王發現箕子裝瘋，把他囚禁起來，周武王伐紂，紂王自焚，武王進入朝歌，將箕子釋放，當時他已五十一歲了，即文中記述「箕子為之奴」。

兩年後，周文王仰慕箕子的賢能，前往拜訪並向他請教說：「殷商為什麼會滅亡？」箕子不回答，武王意識到自己失言，趕緊改口

問：「怎樣才能順應天命治理國家？」箕子才向武王陳述：「從大禹傳下來的治理天下國家，有九條大法則。」這九條法則後來成為君王治國的基本準則，在《尚書》中自成一章，名為《洪範九疇》，其中的五行學說、天人感應學說、王道學說，到如今還是非常好用。他將《洪範九疇》傳給周武王，但沒答應要輔佐他。箕子早就跟微子說過：「商朝滅亡之後，我不會當新朝的臣僕。」他唯獨請求武王，武王答應他的要求，並將朝鮮島封給他，並且對他不以君臣之禮相待，聽憑他自行發展。他帶著五千殷商的臣民，遠離故鄉來到古朝鮮，在這些人當中，有懂詩書、禮樂、醫藥、陰陽、巫術的士林一族，還有各行各業的人才。箕氏朝鮮在如今遼東和朝鮮的北部，經歷四十一代君主，傳國近九百年。

箕子是殷商的太師，主管觀測天文，熟諳曆法，農事由他授時制曆，指導農事漁牧，於是將這些知識帶到朝鮮，使得箕氏朝鮮發展得風調雨順。多年後箕子回來朝見周天子，在路經殷商故都時，看到

宮殿已經被廢棄，有些地方變成了田地，長出了青蔥的禾苗，箕子非常傷心，於是即興做了一首詩，大聲吟唱，以歌唱哭說：「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文中的狡童，指的就是紂王。這首詩被稱為中國第一首文人詩，詩名《麥秀》。當時殷商的遺民聽到箕子的歌，都傷心得痛哭流涕。《史記》對此做出「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的評論，可見當時箕子的心情，若不是身歷其境，又有誰能體會其中的心情，最後箕子在其領地活了九十三年。

明理的人為了永世而經營，所以不自私；愚蠢的人為了目前而爭奪，所以常自私。古德有《世人與聖人》一文，可謂我們生活的參考：

世人只知道一朝一夕的歡樂，聖人卻知道千秋萬世的永恆；

世人只知道功名利祿的享受，聖人卻知道仁義道德的真理；

世人只知道博學多聞的知識，聖人卻知道天地萬物的智慧；

世人只知道悲歡離合的無奈，聖人卻知道超生了死的瀟灑。

03 比干諫而死

【原文】比干諫而死。

紂王叔父少師比干　面對紂王直諫而談
被紂剖腹取出心臟　武王賜墓後人仰瞻

殷商紂王的叔父比干，因進諫而被殺死。

比干，子姓，殷商沬邑（今河南衛輝）人，殷商的宗室，因其封地為比邑，故世稱比干，是商紂時的宰相，文丁的兒子，紂王的叔叔。由於紂王對待人民非常殘酷，毀滅了正道理路，所以歷史給他謚號為「紂」。比干當時在紂王身邊任「少師」的官職，看到紂王的行為放縱無道荒淫無理，於是嘆氣說：「國君暴虐無道至此地步，不去進諫就是不忠；因為怕死不敢說話，那就是無勇。國君有了過失，就

應該去勸諫，即使我勸諫了，國君不接受諫言，因此而被殺死，這就忠到極致了。國君有過而為人臣子不敢以死諫諍，怎麼能夠對得起百姓呢！」於是就前往紂王處去據理力諫。紂王不但聽不進去諫言，並且很生氣說：「我聽說聖人的心有七個竅，我倒要看看。」於是命人將比干的肚子剖開，把心臟挖出來觀看。這殘忍的一幕，非是明大道真理的人，能據有大公無私的仁心，為了拯救國家百姓，才能擁有如此的精神，是不能做得到的，這就是文中所述「比干諫之死」的實人實事。

當時比干知道紂王整天和妲己在摘星樓上尋歡作樂，於是前往摘星樓等待，只是為了要勸諫紂王，不要再沉迷酒色，要用心治理國家。紂王對於比干的不依不饒感到很厭煩，於是對比干說：「你憑什麼要這樣做？」比干回答說：「我憑著良心和仁義來進諫。」紂王大怒說：「我聽說聖人的心有七個竅，真的是這樣嗎？」於是就將比干殺了，把心臟挖了出來。比干被殺，比干的妻子陳氏正懷孕，與奴

婢僥倖逃脫，躲藏在離朝歌不遠的「仙人梯」石洞裡，在洞裡生下兒子，取名為「堅」。天下大定後，周武王命令大臣閎夭築墳培土，隆重安葬比干，並且找到比干的後代，因堅的出生地是長林，周武王賜他姓林。比干死後，其忠勇的精神，不僅僅受到後人的敬仰，甚至於頂禮膜拜，比干的墓被稱為「天下第一墓」，比干的廟被稱為「天下第一廟」，廟裡孔夫子的劍刻碑被稱為「天下第一碑」。由此可見，比干用丹心取義成仁，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文化的世代傳承中，永世不朽。

後代的人對於比干為國為民犧牲的精神，後人皆懷念不已，在其廟裡存有唐太宗、清康熙、李白，以及多位帝王將相文人墨客的筆跡。其中有唐朝名臣李翰的《商少師碑》，由此可見後人對他的懷念，其文曰：「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於夭，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其意思是說：比干是紂王的叔叔，關係非常親

密；比干任少師是國家的重臣，職位崇高。地位崇高，不能看見國家處於危難而不管；關係親密，不能忘了列祖列宗。商湯的事業將付諸流水，殷商王朝的命脈，將要被紂王所斷送了。為了挽救敗亡的命運，於是強諫而身亡。剖心並不是最痛苦的事情，國家的滅亡才是最痛心疾首了，這就是比干忠烈的表現，道理就是如此。

其實修行很簡單，就是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如同比干，身為少師，擔任宰相之職，為國家的重臣，有輔助君王治理國家的責任，紂王未能自愛，不畏死亡進諫，以完成其職責。濟公活佛，則以《做好本份事》來勉勵我們：

對自己負責，只要每一個人把自己的本份做好，其實說就是一個大作為。把自己做好，再推展到外面去，這就是大作為。

大作為，就是要突破自己，本來所不能做的，開始嘗試去做；本來所不能為的，嘗試去為。

04 殷有三仁焉

【原文】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孔夫子說殷有三仁　其所作為各適其任
命運悽慘人格至上　他們都是真正做人

孔夫子說：殷商有三位具有仁德的人。

孔夫子一生對於「仁」的認定標準是很高的，在《論語》談到有關「仁」，孔夫子總是很嚴謹，不輕易讚許。因為「仁」是大道的種子，道德的根源，萬法的共生，回歸本位的必備條件。所以對於「仁」的規範，不能有些許的偏差、馬虎與混淆。在《學而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在《里仁篇》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

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在《公冶長篇》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又載：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載：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又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顏淵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載：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又載：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憲問篇》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又載：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衛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以上乃孔夫子在《論語》中對「仁」的看法，似乎高標，在此由於紂王荒淫無道，造成微子離開紂王，箕子被紂王降為奴隸，比干被紂王殺死，三人以不同的方式，展現仁德，是以孔夫子說「殷有三仁焉」來讚歎他們。可見一生的價值，就展現在此。我們在生活中，能夠培養營造自己的品德，也可如同殷商三仁流傳萬古。濟公活佛以《營養》一文來引導我們培養德行：

自在自然，所以養道；無為無用，所以養性；
虛無靜篤，所以養神；清淨恬淡，所以養心；
蹈仁覆義，所以養德；無忮無求，所以養品；
守中守一，所以養氣；知足知止，所以養身；
無思無念，所以養生；清心寡慾，所以養精。

05 柳下惠士師

【原文】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魯國的賢士柳下惠　擔任獄官心中無愧
任職當中三次被免　然其行為仍守正規

柳下惠當魯國的獄官，曾有多次被免職。

「士師」是主掌獄政的官員，在《周禮》中列為秋官司寇的屬官，主要掌理禁令、獄訟、刑罰的事情。在古代，對於執法的官員通稱為士師，皋陶，是堯帝時的士師，以正直聞名天下，被奉為中國司法的鼻祖。相傳他是最早以五刑、五教架構中國司法制度的體系，採用獨角獸獬豸（讀謝志）治獄，堅持公平、公正；強調法治與德政結合，促進社會和諧，天下大治，形成了「皋陶文化」。司法關係著國家的命脈，

司法必須公正，百姓對於國家所推行的政策才會全力配合，使得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如果司法有他力介入，以影響司法的斷案及執行，起初看好似沒有關係，最後必然導致眾叛親離。當斷案有偏頗，執行有不公時，例如無罪判有罪，有罪判無罪，重罪輕判，輕罪重判，或者雖判而不執行，這將會使得人心惶惶，導致對於國家所推行的政策失去信心。

古今中外，每個國家的司法必須要獨立，司法官必須公正廉明，才能使司法上軌道，人民才會信任國家的政策。然而有權力的領導者，或者其相關的人，以不法的手段介入司法，加上司法人員失去品格，那司法就會從興國的工具變成亡國的工具。從歷史的紀錄中，不難看出國治時，司法是清明的；國亂時，司法是混亂的。有品格的司法人員，可說是國家的樑柱，但國亂時這些樑柱，很難有所作為，不是被逼離開，或者就被換掉罷除。如孔夫子當魯國大司寇兼相國之職，三個月魯國大治，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佳績，卻因為魯君接受齊國贈女樂而不上朝，孔夫子只好離開了，在此文中則說「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這三點，是說三次被革職：第一次為了岑鼎（鼎名）的事情，被魯君革職；第二次是與臧文仲意見不合，被其所革職；第三次與夏父弗忌意見不合，被其所革職。

真正的士師，秉承大公無私的天性去執行任務，因此不應該有私人立場的考量，最重要是讓司法能夠還原真相，使訴訟兩造都要能夠心服口服，願意放下自己的執念，恢復到沒有發生事情之前的和諧，使達到刑期無刑的目標，是以《大學》載：「孔夫子說：『聽取訴訟，審理案件，我和別人都一樣，最主要是要讓雙方當事人，得到合理的解決，不要再繼續纏訟下去。』審理訴訟案件，只要讓想隱瞞事實的一方，不敢使用花言巧語。這是因為審訟者能公正無私，使得人心至為敬畏服從，不敢隨便說謊。」

順道者昌，逆道者亡，自古皆然，只是人心未能光明正大，導致徇私枉法，不知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於是僥倖之心生焉，將自己的良心給埋沒了。究其原因，乃是不明白天道運行的因果關係，因而見了名

利就將良心丟失了，不知道將來這惡果都是要自食的。古德有九別》之文，可以幫助我們：

別勉強，順其自然就好；
別後悔，誰都會做錯事；
別傷心，悲傷是暫時的；
別失望，機會還會有的；
別放棄，堅持就有希望；
別害怕，天是不會塌的；
別生氣，學會寬宏大量；
別擔心，一切都會好的；
別著急，努力不會白費。

06 子未可以去

【原文】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有人知此而對他說　先生為何不奔他國
如此盡忠世上少有　觀其心胸實在寬闊

有人勸他說：先生為何不到其他的國家去當官呢？

自古以來，有志之士，在學有所成之後，總是懂得飲水思源，報效自己的國家，為自己的祖國做出貢獻，除非情非得已，否則不願意離鄉背井去打拼。然而有時在某一些情況下，自己的生長地無法繼續再待下去，才不得已痛下決心，到他地去開創新機會。然而在還沒有離鄉之前，總是依依不捨。雖然他地有比較好的生存條件，還有「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的考量，如此兩個念頭互相拔河，念舊

的人，還是會找一些理由，遲遲不想離去，期待能夠有所轉機，如同孔夫子要離開魯國，總是依依不捨，一等再等，一盼再盼。當要回到魯國卻迫不及待，這就是心繫祖國就是愛國。柳下惠在士師的職位上被三黜，在此難免關心他的人，會鼓勵他，以他的人品與才能，到哪裏都會受到重用的，是以說「子未可以去乎？」

天下何其大，工作何其多，有才能的人，到處都可以找到工作。然而一些能力差的人，很怕丟了工作，要再找就很困難，怕餓了肚子，怕生活拮据，所以不能守好意志，只能隨著人家的要求，改變自己的堅持，於是就有人改變初衷。或者有一些牆頭草個性的人，為了一己之利，見風轉舵，毫無骨氣的隨波逐流。雖然這種人能得到一時之利，就長遠來說，或者會敗壞自己的名聲，辱及門楣，禍及子孫。這些人沒有骨氣，就不足以為士了，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在《論語・憲問篇》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俗語說：「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這句話雖然有諸多的意境，可應用在人生許多不同的場合，或者我們可以善用在心胸寬闊的人，總不會執著在一個觀念上，讓自己心靈的自在受到障礙。不必為了某些人的不諒解而與他結冤仇，想開一點，退一步海闊天空，這是一種的灑脫，可以減少製造衝突。孔夫子一生以推行禮樂治國為職志，只要有君王能夠任用他，必然會做出一番亮麗的成績，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說：「如果有任用我從政，只要一年的時間，就可以有成就了，如果經過三年，必有大成就。」但當齊國贈送一批能歌善舞的女人，季桓子勸魯定公收下，三日不早朝，於是孔夫子就辭官離開魯國，希望能將他的理想在其他的國家推行。

來到人間，就是要借境修行，借事修心，期待能從生活中，學到待人處事的智慧，從基礎的人道做起，圓滿人倫之道，為將來成就天道做準備，古德以此《十一心》來勉勵大家，使我們能以此和諧過日子：

和氣心讓您的人緣更美滿
歡喜心讓您的生活更愉悅
包容心讓您的世界更寬廣
溫柔心讓您的個性更迷人
謙卑心讓您的格局更廣大
踏實心讓您的步伐更沉穩
自在心讓您的心靈更舒暢
感恩心讓您的家人更親密
清淨心讓您的思慮更澄澈
明理心讓您的在職更順遂
精進心讓您的人生更成長

07 直道而事人

【原文】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柳下惠說事君直道　其國國君備感困擾
焉有不被三次罷黜　如此作為為忠己朝

柳下惠說：以正直的方法去侍奉君王，到哪個國家都一樣，怎會不多次被免職呢？

子游在《論語・里仁篇》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一觀察世事，大多數人喜歡聽美麗的謊言而受騙上當，卻不喜歡聽逆耳的忠言而遠離禍害。是以對於上級的領導者，如果發現其有錯誤之處，應該本於職責給予勸諫，才是應有的態度。然而在歷史上，能夠如唐太宗能接受魏徵勸諫的例子，實在屈指可數。忠臣勸諫君

王，大部分的下場不好，最後犧牲自己的生命地位，成就忠臣之名的例子，就不在少數了。如柳下惠這樣的忠貞愛國，不懼權勢的壓力，能堅持正道而無怨無悔者，實在少之又少，但對於一位豁達者來說，無論有沒有當官，無論與誰相處，都是保持其正人君子的風度，不曾改變，也不會怨天尤人，是以柳下惠在此瀟灑地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他當然知道，依規定行事，堅守職務的原則，難免得罪權貴，下場就是被黜，但他依然不畏懼，堅持行於正道，誠屬難能可貴。

《論語・微子篇》載：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這是孔夫子對於當時隱士評論，對於柳下惠的評論：「不惜犧牲自己的心志，屈辱自己的身分，說話仍然合乎法度，行為審慎

考慮，僅能如此而已。」顯然能做到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只要求自己做好，不嚴格去對待他人，所以孟夫子稱柳下惠為「聖之和者」。

孟夫子在《孟子‧萬章下篇》說：「柳下惠不因服侍污濁的君王而感到羞恥，不辭去小官。當官時不隱瞞自己的賢能，依據原則辦事，雖被解職也不曾埋怨，身處困境也不曾憂愁。與鄉里的人相處，也是高高興興不忍離去。他說：『你是你，我是我，雖然赤身裸體站在我身邊，又怎能污染我呢？』所以聽到柳下惠風範的人，鄙陋者會變得寬宏大量，刻薄者會變得敦厚。」能夠擁有如此寬厚的心胸，豁達的態度，當然在被三黜後，也不會在心中造成困擾，如此淨化的心境，正是我們要學習之處。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七章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皆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大道的根本是無為，但其作用卻是無所不為，如果能夠守好清靜的性王，天地萬物將自動產生變化。

如果要以人為的慾望去改變，將會受到萬物的反撲而產生不良的報應。此時當要以無名狀樸實的本性，去降伏這些妄念，這無名狀樸實的本性，能夠使人心不起妄念而回歸平靜的本性，此時天下的一切，自然可以回歸正道。」使天地萬物回歸正道，這是修道的主旨，修道士務必做到的聖業。

末法時期離正道甚遠，正確的理念越來越薄弱，是以有志的修道者，當要堅定信心，突破萬難，學習柳下惠的三點仍保常心。以下所述可幫助提升：

提振士氣，以樂觀改變環境；

提昇自我，以責任改變心境；

提醒反觀，以慎獨用心若鏡；

提志千里，以真理引導路徑；

提起信心，以恆誠建立衝勁。

08 枉道而事人

【原文】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談事君枉道 無論何處皆可效勞
何必離去父母之邦 如此概念官場實少

柳下惠接著說：如果要以不正直的方法侍奉君王，又何必要離開自己的國家呢？

為官之道，當奉獻自己的能力，做好擔任的工作，為君王效勞，為百姓謀福利，絕對不可私心用事，假公濟私，當要大公無私，每位官吏能有此觀念，而且實際在工作上去運作，國家必然富強，百姓必然安樂。於己可說官門好修行，於人可說受惠無窮，人己皆有利，既可修身，還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何樂而不為呢？明知道在官場上

以正道行事，在政治不上軌道的時代裡，必然會受到不守法的權貴所打壓。但真正有骨氣的人，能夠明白來到人間的目的，是要了愿了業，期待能夠借假境以修真本性，所以要隨緣了舊業，不要再造新殃，因而對於任何順境與橫逆，都不會動搖其公正執行任務。這種現象在春秋時代，諸侯實行霸道政治，風氣披靡，各國皆然，既然如此，又何必遠離祖國離鄉背井去求職呢？是以柳下惠在此說：「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修道的道場，在每個宗教都可看到，無論是建設很簡陋，或者是富麗堂皇；無論是在窮鄉僻壤，或在繁華城市，都是上天為了要教化不同的眾生而設立，其主旨在於有效度化眾生，並非在炫耀或裝可憐，那就失去上天教化的意義了。濟公活佛說：「不明理，焉修道？」不明白修道真正的意義在哪裡，怎能修成正道呢？末法時期，教堂佛堂宮廟寺庵到處林立，為了吸引與其有緣的大眾，當有緣人加入了修行行列，應該要讓他知道「萬法惟心」的道理，所以濟公活佛

告訴我們「修道修心」，這是修道唯一的目的，也是所有的宗教，萬法歸宗的唯一途徑，心不淨化難以回天。

為政之道，不外公平治政；修身之道，不外除妄靜性。政治不公平，必然混亂，國家何以安定？修道不靜心，必然心亂，身心何以安寧？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先天之心，清靜無垢；後天之心，情慾有污。靜之一字，妙理無窮。養性克復先天之命，必須消除邪念；鍊命保全後天之性，務宜靜悟玄功。佛言明心見性，非靜不能明與見也；儒言窮理盡性，非靜不能窮與盡也；道言修真養性，非靜不能修與養也。是故定靜之功，乃是三教之命脈也。靜極則虛，虛極氣清，氣清大道則明；妙極則玄，玄極心悟，心悟真常則得。心靜則神清，心動則神昏。塵無風而不起，心無慾而常靜。非禮勿視，眼之靜；非禮勿聽，耳之靜；非禮勿言，口之靜；非禮勿動，身之靜。」一切的修為，盡在日常生活中，所以日常生活就是道場，時時在與人事物接觸，就是在修鍊。

在平時生活中，能付出多少，即能收穫多少，先賢有《付出》之善文一篇，可提供我們修行參考：

付出是無私的奉獻
付出是最大的力量
付出是最大的收穫
付出使自己更成長
付出路會愈來愈寬
付出就會苦盡甘來
付出人生更有價值
付出當下是真善美
付出當下福在其中
付出得到無限快樂

09 景公待孔子

【原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齊景公接待孔子說　如任季氏我未能做
季孟之間職位可用　景公以為最是善妥

齊景公於接待孔夫子的時候，曾經對人說：「如果要像魯國一樣重用季氏，我是做不到，我只能以季氏和孟氏之間的待遇來任用他。」

孔夫子一生以推動禮樂治國的王道為己任，並不在乎自己的待遇，然而各國君王重視霸道，對於性理天道並不重視，只想以強權專治，以獲得更多的利益，不怕因果報應，卻都想延攬孔夫子成為其治

國團隊的一員，以壯大自己的聲勢。然而各國君王以及在位的大臣，都不希望他干政，最好是領薪水擺擺陣容即可，以免阻礙其貪得無厭的作為，但這種方式並不是孔夫子想要的，造成孔夫子周遊列國無法重用，最後只能回到魯國。在此齊景公知道孔夫子來到齊國，也是有同樣的考量，於是在群臣面前先說明任用夫子的原則：「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

依據《論語・為政篇》記載：有人向孔夫子詢問說：「夫子為何不當官從政呢？」孔夫子回答說：「《尚書・君陳篇》說：『要做到孝，唯有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將這種作為推廣到社會上，這也就是從事政治了，又何必一定要當官，才算是從政呢？」古來聖賢行事，志在為上天教化萬民，從不計較個人的名位得失，只要能給國家百姓帶來利益，要他怎樣配合都可以，所以他在《微子篇》說：「我和他們（指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七位逸民）不一樣，沒有什麼是可以的，也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的。」

孟夫子在《孟子．萬章下篇》說：「孔夫子離開齊國時來不及做飯，就帶著洗好的米離開。當時要離開魯國時則說：「我們慢慢走吧！」這是離開父母祖國的方式。可以快走就快走，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在家閒處就閒處，可以當官就當官，這就是孔夫子。」接著又說：「伯夷是聖人之中屬於清高的，伊尹是聖人之中屬於負責任的，柳下惠是聖人之中屬於隨和的，孔夫子是聖人之中屬於識時務的，孔夫子可說是集大成。」能夠就事論事，靈活應事，功在百姓，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才是孔夫子的志向。然而面對如齊景公之流的君王，整天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如何去利用人算計人，想用人呼之則來，不想用揮之則去，一點也不知道敬賢之道。孔夫子雖滿懷希望，期待一位真正能任用他以實施王道的君王，然而最後卻都大失所望，但他仍然不灰心，這種為國為民為眾生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敬佩與學習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古聖賢無常師，然而天

地人萬物都是他的老師，只要能夠啟發自己的智慧，何處不能學習，何處不是老師。老子在《道德經》第八章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孔夫子觀察水之九德，可以為我們平時學道的指導：

觀水之德無為顯，不惜且遍不居功；
觀水之義尋其理，其流卑下順道從；
觀水之道顯浩蕩，江河湖海用無窮；
觀水之勇無懼色，百仞之嵠盡穿行；
觀水之法萬物澈，至量必平做準繩；
觀水之正置何處，盛不求概自然平；
觀水之察謙毫見，綽約微達呈透明；
觀水之志持堅韌，發源東流屈伸能；
觀水善化流出入，萬物化潔污變清。

10 吾老不能用

【原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隨後景公發表言論　年歲已老能力受困
孔子聽後離齊而去　景公作為於國有損

齊景公隨後又說：「我的年歲已大，恐怕不能重用他了。」孔夫子聽到之後，就離開了齊國。

孔夫子離開魯國之後，來到了齊國，先做了齊國貴族高昭子的家臣，通過高昭子推薦，孔夫子才得以晉見齊景公。齊景公把孔夫子當成貴賓招待，還打算讓孔夫子來協助自己治理國家。在這一段時間裡，齊景公曾經向夫子請教如何治理國家？孔夫子告訴他：「治國的重點，在於國君要有國君的樣子，大臣要有大臣的樣子；父親要有

父親的樣子，兒子要有兒子的樣子。上下要各守本分，國家的政治才能走上正軌。」對於夫子這樣的回答，齊景公非常高興說：「講得很好，如果國君沒有國君的樣子，臣子沒有臣子的樣子；父親沒有父親的樣子，兒子沒有兒子的樣子。縱然有糧食，我怎能安心享用呢？」很顯然孔夫子的論述，就是臣子要對國君盡忠，正合齊景公當時的需要，因為在那個時代，臣子動不動就聯合起來攻打國君，使得國君沒有安全感。

在齊景公登基的前十六年，齊國的政權基本上被幾個貴族大臣所掌控，在這長達十六年互相火拼中，使得貴族大臣元氣大傷。齊景公在晏嬰等幾位忠貞之臣輔佐下，才終於走出貴族大臣專權的陰霾。但此時貴族大臣的勢力依然非常強大，在這種背景下，孔夫子的論述自然博得齊景公的好感，打算把尼溪的田地封賜給孔夫子。在這個緊要的關頭，齊國的相國晏嬰聽說了，前往向齊景公進言說：「儒家的學說只是能言善辯，說得好聽，卻沒有相應的方法進行規範。總而言

之，他們只會畫大餅，卻沒有實際的方法可執行。諸如恢復周朝的尊卑禮儀、仁者愛人等說法，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如果採用這些方法，根本無法實現他們所提倡的目標。」

齊景公在晏子的勸諫下，放棄了對孔夫子重用的念頭，只是用尊貴的禮儀來招待夫子，把他當作自己的顧問來看待。後來，孔夫子所提倡的忠君思想，妨礙了貴族的權利，都非常討厭孔夫子，於是想辦法要謀害夫子。孔夫子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就向齊景公求救，景公卻對孔夫子說：「我的年紀已大，無能為力了。」於是孔夫子只好離開齊國了。

孔夫子為了要完成禮樂治國的理想，在離開魯國之後，周遊列國，路途十分艱辛，飽受冷嘲熱諷的境遇，在此期間「惶惶如喪家之犬」，但他仍然滿懷熱忱，不主張消極避世，懷著「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繼續尋找機會，以完成他的心願。後來年邁的夫子身居衛國，愈發思念自己的故鄉魯國，在弟子冉求的幫助下，終於回到

闊別十四年的故國。由於在周遊列國期間，未能實現自己的願望，還要受盡委屈，回到故鄉後，徹底斷絕當官的念頭，把全部的精神投入文化整理與教育事業上，給後人留下豐富而正確的文化資產。

來到人間，年至古稀，回頭一看，自己曾經留下些什麼，這一趟人生之旅來得值不值得？古賢有《蓮花朵朵開》一文，不妨拿來自我對照一下：

立志如懸崖，心性似滄海；
我靜觀如來，生命自安排；
何必嘆悲哀，因果的對白；
凡事能看開，哪裡有感慨？
無憂如嬰孩，一派的和藹；
把萬物承載，世間真可愛。
祝福大家蓮花朵朵開。

11 齊人歸女樂

【原文】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

齊國贈送一批女樂　討好定公使其喜悅
季桓子勸定公收下　其中目的魯君未覺

齊國贈送一批能歌善舞的女樂，季桓子勸魯定公收下。

依依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魯定公十四年（西元前496年），孔夫子五十六歲，他任大司寇兼理相國的職務，臉上露出喜悅的神情。他的弟子說：「聽古人說君子大禍臨頭不恐懼，大福來到也不喜形於色。」孔夫子說：「是有這樣的話，但另外還有一句『樂在居於高位而能禮賢下士』的話嗎？」於是就把擾亂國政的少正卯殺了。孔夫子參與國政三個月，販賣豬、羊的商人，就不敢漫天要價

了；男人女人在路上，都分開走路；掉在路上的東西，沒有人撿走；各地來到魯國城邑的旅客，用不著向官員們求情送禮，都能夠得到滿意的照顧，有如回到自己的家中一樣。

齊國聽到這個消息就害怕了，說：「孔夫子在魯國執政下去，一定會稱霸。一旦魯國稱霸，我們靠它最近，必然首先會併吞我們，何不先送些土地給他們呢？」黎鉏說：「我們先試著阻止他們一下，如果不成，再送他們土地，難道這還算慢嗎！」於是就從齊國挑選了八十個美貌的女子，都穿上華麗的衣服，教她們學會《康樂》的舞蹈，並把身上有花紋的馬一百二十匹，一起送給魯君。先把女樂和紋馬彩車，安置在魯城南面的高門外。季桓子身著便服，再三地前往觀看，打算接受下來，就告訴魯定公，以外出到各地周遊為名，乘機整天到南門觀看齊國的美女和駿馬，連國家的政事都懶得去管理了。

齊國所使用的方法，是一種離間計，投魯定公及季桓子之所好，給與美女和駿馬，轉移對於處理國事的注意力，不再注重孔夫子，也

不再上朝理政，如此將使孔夫子感到灰心而離去，以達到其離間的目的，果不其然，真到達到了效果。可見貪婪與縱慾，實在是阻礙一個人成功最大的因素，尤其身為國家的領導者，無法擁有光明的智慧，沒有足夠的定力，這將會給國家百姓帶來嚴重的禍害。如果君王或執政者能處處為百姓著想，站在百姓的立場去制定政策，使得百姓獲得幸福美滿的生活，百姓必然感恩戴德，心甘情願地聽命於上級，形成上下一心的和諧景象。

古來聖王之治理國家，無不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來處理政事，一點也不敢有自私自利的想法，一切為百姓著想，當百姓感受到領導者的用心，當然就會以敬愛尊重回饋。如同佛的慈悲度化眾生，眾生必然對佛會以五體投地來膜拜。古佛有《慈悲》一文，供我們在生活中歷練的參考：

慈悲眾生苦，眾生因苦而迷失；

慈悲眾生樂，眾生因樂而失德；

慈悲眾生得，眾生因得而執得；
慈悲眾生失，眾生因失而迷癡；
慈悲眾生私，眾生因私而顛志；
慈悲眾生執，眾生因執而狂癡。
慈悲一切有執念，因有執而生癡；
因癡而生妄想，而入墮落；
因執著者，而生一切妄念，
而入生生死死之迷途。
若曉修心，斷一切有為，除一切有形，
便可得無邊無量、無量無邊之功德。
功乃因，德是果，明因種德，
觀照己心之菩提，
始生妙有之智慧，可證菩薩也。

12 三日不上朝

【原文】三日不朝，孔子行。

魯國定公全部接受　對於此事未能視透
三日不朝孔子離去　不能勸諫只好他走

魯定公三日不上早朝，於是孔夫子就辭官離開魯國。

依據《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當季桓子帶著魯定公到魯城南門外，觀看齊國所贈送的美女和駿馬後，就不再有心處理國政了。子路看到這種情形，便對孔夫子說：「老師！我們可以離開這裡了吧！」孔夫子說：「魯國現在就要在郊外祭祀，如果能夠依照規定，把典禮後的烤肉分給大夫們，那麼我還是可以留下來不走。」季桓子最後終於接受了齊國送來的女樂團，與魯定公一連三天不過問國家

政務。在郊外祭祀結束後，又違背常理，沒把烤肉分給大夫們。孔夫子於是離開了魯國，當天就在屯地住宿過夜。魯國有一名叫師己的樂師，前來為他送行說：「先生您是沒有過錯的。」孔夫子說：「我唱一首歌好嗎？」於是唱道：「那些美女的口，可以把大臣和親信攆走；接近那些美女，可以使人敗事亡身。悠閒啊悠閒！我只有這樣安度歲月。」師己回來後，季桓子問他說：「孔夫子說些什麼？」師己如實相告。季桓子長嘆一聲說：「先生是怪罪我們接受了齊國那一群女樂的緣故啊！」

離開祖國的魯國是情非得已，周遊列國是為了尋找機會，推行王道的禮樂治國，希望聖人之治能在各國實施，讓每個人都能得到善政的保護與照顧，享受安和樂利的大同世界。然而當時各國的君王，希望以霸權來統治國家，並且形成強權以侵略併吞他國，而且國君身邊的大臣，大多為自己的權勢利益打算，深怕自己的地位被剝奪，於是想法設法趕走孔夫子，最後有如喪家之犬。

孔夫子六十歲那年的秋天，季桓子病重，乘著輦車望見魯城，回憶從前非常感嘆地說：「以前這個國家差一點就強盛起來，只因我得罪了孔夫子，沒有好好用他，所以才沒有興盛啊！」隨即對他的兒子季康子說：「我死了，你必然接掌魯國的政權。你掌政以後，一定要請孔夫子回來。」過了幾天，季桓子死了，季康子繼承了卿位。喪事辦完之後，想要召回孔夫子，公之魚說：「以前我們先君用他沒有用到底，結果讓別國笑話，現在你再用他，如果又是半途而廢，就會第二次讓別國笑話。」季康子說：「那要召誰比較好呢？」公之魚說：「一定要召冉求。」於是就派專人來召冉求。冉求正要起程時，孔夫子說：「魯國當局來召冉求，不會小用他，應該會重用他。」子貢在送冉求時，據說曾經叮囑他：「就職了，設法要他們來請老師回去。」孔夫子周遊列國共十四年，六十八歲時，在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將孔夫子迎歸魯國，回國後不再參與政事，晚年全心全力貫注在修訂《詩》、《書》、《禮》、《樂》、《易》、《春

秋》等六經上，給後人留下豐富的文化資產，貢獻甚大。

濟公活佛在《專賣三寶的雜貨店》提醒我們，三寶的功能可以修身，利益社會國家：

南屏有間雜貨鋪，交易買賣於東土；琳瑯滿目之貨物，供給天下諸凡夫；
無論童叟或貧富，必買三寶識真主；超生了死免受苦，茅塞頓開悟本如；
修道用品再填補，四絕可將四相除；再買三省與四勿，日新又新去三毒；
若能用於朝與暮，掃卻無明淨心屋；祖言菩提本無樹，本無一物何染污；
二六時中無旁騖，允執厥中德不孤；再添大學八條目，中庸鑽研論語讀；
孟子道德仁義述，從善如流效聖儒；白陽時期三曹渡，闡發儒教道匡扶；
綱常倫理為基礎，五倫八德不可無；在家兄弟處和睦，盡心竭力孝父母；
佛堂方面後學顧，遵前提後行自如；俗云真佛家常訴，火宅煅煉握機樞；
白陽弟子各醒悟，燃眉之際勿躊躇；南屏有間雜貨鋪，必買三寶識真主。

13 何德之衰敗

【原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楚狂接輿遇子唱歌　鳳兮鳳兮何衰其德
政治混亂時不我與　事已至此何必自責

楚國的狂士接輿，唱歌經過孔夫子時說：鳳凰啊！鳳凰啊！為何德行會那麼樣衰敗呢？

《三字經》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人人本具至善的佛性，只因來到人間受到塵慾的污染，產生個人不同的習性，日子一久，漸漸忘記了本性，所以難以回歸本位，只能在六道繼續輪迴，直到找回自己清淨的佛性為止。習性最大的特徵，就是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為了保護自己的立場，私心於是生焉，私

心一生，爭鬥必然興起，從此難有平靜的日子可過。爭權奪利不擇手段，從此因果報應的事件就層出不窮，難分難解。沒有共識，導致難有和諧，互相之間都想法設法去控制對方，強迫對方，冤冤相報從此難以了結。俗語說：「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於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現象就出來了。從此每個人都很主觀的認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期待別人都要聽我們的才對，從來不檢討自己的主觀意識，是否正確，是否需要改善。到了最後，品德好的，知所收斂，懂得尊重別人；品德差的，不懂得尊重別人，態度強硬，必然造成混亂的社會。

古來隱士或狂士有其值得欽佩的地方，雖然沒有能力改善社會風氣，但也能尊重參與政事熱心公益的人士，最多也是憑自己的看法給不同意見的人一些建議，也不至於過度的批判，或者逆言、惡言相向，讓每個人生活在自己的領域，得以自由發揮。但過度關心的狂士，往往會給與他想法不同的人帶來衝擊，一不小心擦槍走火，將

導致社會的亂源。文中的楚狂接輿，姓陸名通，春秋時期楚國的隱士，其言行主要見於《論語》、《莊子》、《高士傳》、《楚狂接輿歌》。他平時依靠耕種來養活自己，剪去頭髮並裝瘋而不肯當官，喜歡發表各種大而不當的言論。聲稱在遙遠的姑射山上居住著神仙，這些神仙不需要吃五穀，能夠吸風飲露，保障老百姓每年都有好收成，這些言論引起當時人肩吾和連叔的爭議。楚昭王聽說他很有才能，派使者帶著百鎰黃金、車馬二駟前去聘請他為官治理江南，但皆被拒絕，使者只得把禮物丟在他家的門前。接輿與妻子二人最後隱居在峨嵋山，以蘆柑、韭菜為食，養性山林，淡泊人生。據說接輿夫婦後來被道教尊為大仙，天府四相中的「天機內相」，指的就是接輿。在此則記述他遇到孔夫子的情形。

依據《莊子‧人間世》記載：孔夫子去楚國，楚國隱士接輿有意來到孔夫子住所的門前說：「鳳鳥啊！鳳鳥啊！你怎麼懷有大德卻來到這衰敗的國家！未來的世界不可期待，過去的時日無法追回。天下

得到了治理，聖人便成就了事業；國君昏暗天下混亂，聖人也只能順應潮流苟且生存。當今這個時代，怕就只能免遭刑辱。幸福比羽毛還輕，而不知道怎麼取得；禍患比大地還重，而不知道怎麼迴避。算了吧！算了吧！不要在人前宣揚你的德行！危險啊！危險啊！人為地劃出一條道路讓人們去遵循！遍地的荊棘啊！不要妨礙我行走！曲曲彎彎的道路啊！不要妨害我的雙腳！」

人各有志，不外乎來到人間，各了己願各了己業，最重要是要藉著人身來修行，以淨化自己的本性，使自己的靈性不要因污染而繼續輪迴。濟公活佛有《靈魂》之文一篇，可提供修道淨心的參考：

心由意識的境界，含藏了無量世以來，無量的善惡種子，
有深層有表層，那就是緣起緣滅的過程，
我們在六道輪迴的變化當中，是空幻不實的，
全部由靈魂的境界而相續延伸。

14 來者猶可追

【原文】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楚狂接輿繼續說唱　往者難諫非常明朗
來者可追把握機會　自己調適免於心傷

接與接著說：過去的事情已經不能挽回，未來的事情還來得及補救。

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的時候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總而言之，無論做任何事情，事先做好準備，成功的機率就大；事先沒能做好準備，臨時抱佛腳，光靠碰運氣，失敗的

機率就很大。所以成功的機會，永遠是留給有足夠努力和做好事先準備的人，守株待兔太過渺茫，只合在天方夜譚的故事裡說說，紙上談兵，戰勝對方的機會幾乎等於零，把他當真，必然自誤誤人。過去的事情只能當借鏡，不可能重來一次，是難以挽回的，不要妄想時光能夠倒流，那是欺人欺己的話，是以接輿在此向孔夫子說：「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不要把精力浪費在挽回過去的情景，卻可以把精神集中在未來的開創，那才是一條美好的活路。

對於過去的錯誤，只能自我檢討改善，以免將來重蹈覆轍，這才是真實有效的做法，絕對不是用懊惱、怪罪、怨天尤人、浮躁、叫囂、罵人等負面的方法可以解決的，那只會讓事情更為惡化而已，並非是明理人應有的作為。來到人間面對複雜的社會，處理不完的事情，唯有保持鎮定的心，秉承學習的態度，有善繼續有惡改善，才是正面處理事情的態度。依據《論語・八佾篇》記載：哀公問社於宰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孔夫子聽到宰我對於魯哀公詢問有關社主的情形，夏商周各有不同的樹木為其社主，但其含義並不是如宰我所說，孔夫子因材施教，很技巧的糾正宰我的錯誤，已經發生的錯誤就不必再去追究了，但要記取教訓，不能一錯再錯，才是正確的。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四章說：「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不合道理的事情，無法禁得起考驗，往往存在的時間不會很久，過與不及都是偏離正道的現象，應該要懂得隨時調整，使合乎中道才是正常的，否則隨時會被時代所淘汰。人體的功能也是自然現象之一，如以腳跟踮立，是不可能長久的；如果大步跨行，是不可能走遠的。人心的作用也是如此，自私

之見，心胸難以豁達；自以為是，效用難以彰顯；自誇功勞，反而無功；自我驕矜，品德難以成長。這些行為對於修道士來說，可說是多餘無效的行為。萬物對這種行為都感到厭惡，所以有智慧的修道士，是不會有如此的作法。聖人的智慧，在於其待人處事的有效性與圓滿性可以看出來，一旦發覺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必然會及時調整改善。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世人的經驗就是在累積智慧，沒有失敗的經驗，那有成功的果實。經過自己奮鬥而獲得的成果，特別值得珍惜，也感覺特別可貴。來到人間，我們一切從頭開始學習，看看不倒翁的精神，無論推倒他幾次，最後總是穩穩地站立起來，失敗為成功之母，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這是成功的基本條件，不厭不倦，無怨無悔。濟公活佛下列簡短數語，卻是成功不可缺乏的元素：

不經失敗，怎見成功到來？　不經煩惱，怎見菩提花開？

不經困頓，怎見突破的喝彩？不經付出，怎見豐碩的蓮台？

15 今之從政者

【原文】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楚狂接輿接著又談　已而已而要怎麼辦
如今執政無可救藥　如此情景何必再參

接輿接著又說：算了吧！算了吧！現今的執政者已經無藥可救了。

古之聖王行王道，為民謀福利；今之君王行霸道，與民交征利。古之從政者捨身以取義，今之從政者為權利失道義。本來從政是為百姓服務，是以賦予權利，以便為民服務；然而執政者的觀念錯誤，把賦予的權利變成實施暴政的工具。從歷史上來觀察，從事政治者，從政治家自貶為政客，從政客又自貶為政治騙子，這是從政者的心態，

漸漸失去良心所導致，上樑不正則下樑歪，為了自己的生存，投領導者之所好者比比皆是，能堅持士人的風格者，已經寥寥無幾了。

依據《論語・子路篇》記載：子貢問說：「要怎樣才能稱得上士人呢？」孔夫子說：「對於自己的行為要有廉恥心，出使於四方的國家，不辱君王所交付的使命，就可稱為士人了。」子貢又問：「膽敢請教次一等的？」孔夫子說：「宗族的人都稱讚他的孝行，鄉里的人都稱讚他的悌道。」子貢再問：「膽敢再問次一等的？」孔夫子說：「說話必守信用，做事情能夠果斷，能夠堅守自己的原則，雖然是鄙賤的小人，也可以稱為再次一等的了。」子貢又問：「如今從政的人如何呢？」孔夫子感嘆地說：「唉！有如斗筲器量狹小的人，怎麼可以稱為士人呢？」人類從上天降生下來，其本性善良，凡事行於正道，不曾私心用事，但來到人間的時間愈長，沾染不良習氣愈多，本性愈不光明，偏離正道的行為愈來愈嚴重。孔夫子當然知道這些情形，所以形容從政的人氣度狹隘眼光近視，當然難以用全心盡全力為

民謀福利，接輿在此說：「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夫子與接輿對當時的從政者，有共同的看法，就是弊端甚多。只是孔夫子選擇積極從政去改善，崇尚儒家的精神；接輿選擇隱蔽以獨善其身，崇尚道家的作風。

天下何處無真理，大自然中充滿了真理，端賴有智慧者去開啟與運用，懂得善用的人，皆能左右逢源融會貫通，瀟灑自在遊戲人間。不懂得善用的人，處處碰壁還要怨天尤人，最後苦了自己還傷了別人。大道自無極太極演變成陰陽兩儀之後，一切事物呈現對立的狀態，但其根本是一樣的，此時當要看使用者的能力了，有智慧的人能反敗為勝，能除惡就善；沒有智慧的人反勝為敗，除善變惡。這完全取決於自己，使得因果報應展現在我們平時的生活中。明理的人坦然接受，感恩一切；不明理的人抗拒反對，怨天尤人。

本性出自於大道，其中包括陰陽、雄雌、白黑、榮辱……等等諸多的對待，各有其功能，能知其功能，並能善守善用，可使我們達於圓

滿的至境而回歸自然。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八章告訴我們：「在平日的生活中，能知道雄性剛強的作用，卻能守得住雌性柔順的本能，其智慧有如大溪流能接納小溪流的水；如此匯集天下眾多的智慧，就不會離開恆常的道德，可使本性回歸嬰兒的赤子之心。能夠知道明顯的道理，又能守護暗藏的真理，這是天下間自古以來修道的模範；修道能達於此模範，恆常的道德就不會偏差，如此可以引導我們回歸無極的至善地。能夠順處光榮的顯耀而不傲慢，還能守得住受侮辱而不瞋怒，能夠成就如山谷納百川的肚量；能夠具有如天下山谷納百川的肚量，恆常的道德自然就充足，如此才得以回歸純樸的大道。純樸的大道散佈在萬物諸品器，所以能夠引導眾人。因為萬物都是出自大道，是一個整體，互相間是息息相關而不可以分割的。」懂得這個道理，每個人都要在自己的身上，善用社會的資源以找回本性，才是來到人間唯一的收穫。

16 不得與之言室

【原文】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聽到急於下車　欲與之言使其明澈
趨而避之不得與言　當時隱士有此風格

孔夫子下車，想要和他說話，他卻快步走避，不能與他交談。

古之隱士，愛惜清譽；今之隱士，沽名釣譽。時代背景不同，觀念不同，所以作風也各有所不同。古人與今人都是人，都會犯錯，都會出現弊病，只是面對處理的態度不同，所以結果也不同。但有一個原則是不變的，在正法時期，離正道很近，犯錯的機會較少，而且會隨時反省改善；末法時期，離正道越遠，犯錯的機會增多，有時不知悔改還變本加厲。孔夫子在《論語・陽貨篇》說：「古代的人有三種

弊病，現在的人連這三種弊病都變樣了。古代狂妄的人，其個性不拘小節，如今狂妄的人卻很放縱；古代過於拘謹的人，其言行很方正，如今過於拘謹的人，卻常憤怒而乖戾背理；古代愚昧的人，其個性很直爽，如今愚昧的人，其個性卻很狡詐。」無論古今，發現有缺失都要改善，只是今人惡性變得更嚴重，比較難以改善。孔夫子在聽到接輿的話時，想要下車來向他請教，接輿卻沒給他機會，文中記載：「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上古時代，天下都交由有賢德的人治理，從三皇五帝到堯舜禹，都是屬於公天下的時代。相傳堯帝年事已高，聽說許由是當時的名士，堯帝前去找他，許由聽到這件事情之後，覺得這些話不堪入耳，馬上跑到溪邊去洗耳朵。正巧巢父牽牛到溪邊飲水，碰見許由洗耳，問明原因之後說：「你拿這溪水洗耳，我還怕這水弄髒牛的口呢！」於是把飲牛的瓢扔下懸崖。許由是我國隱士的始祖，真正淡泊明志的隱士高人，怎麼可能接受堯帝的禪讓呢？所以才跑去溪邊洗耳。真

正的世外高人，絕對不會在太平盛世的時候，出來享受帝王的待遇，往往會在國家動亂的時候，才會出來匡扶天下，救濟百姓，然後功成名遂的時候身退。真正的賢士，無論當隱士或從事政治，心中都是光明正大的，都不會自私自利的，雖然作法不同，但都希望人間和諧太平。

反觀如今的從政人，不為私利考量而用盡各種辦法，以得到政權的，實在很少。表面上都說為百姓服務，實際上是一種口號以騙取執政的機會，達到其掌控國家資源的目的，這與孔夫子以「溫良恭儉讓」來參與政事的態度，為了增進百姓的福祉而努力，實在有天淵之別。如今的隱士，是打著隱士的旗幟，來增加其知名度，讓人信以為真而實際是在獲得不當的名利。如今的修道士，如果不能在心性上淨化下功夫，充實自己的品德，卻只在名相上下功夫，以知名度爭取領導者的位置，以為這就是修行，是否與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所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道理相違背呢？大道不能言語，必

須靠人去宣揚，這是很正常的。如今在道場不徹底明白真理大道加以宣揚，卻只在道場的名位上去爭取，如此以道來弘揚自己，是否妥當呢？明理的修道士當要三思，以免損害品德，敗壞道場，失去濟公活佛所說「修道修心」的原則。

做人做事，以真誠為要，為了獲得私利而虛心假意，終究自食惡果。修道修心，不是口號，要明理實修，要真誠以對，濟公活佛以下列的話來鼓勵我們：

立志學聖，應懷真誠；
修身煉性，應懷至誠；
濟世渡眾，應懷篤誠；
承先啟後，應懷明誠；
使命擔當，應懷赤誠。

17 使子路問津

【原文】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桀溺一起耕作　孔子師生從旁經過
夫子派遣子路問津　期待問路能有所獲

長沮和桀溺在一起耕種。孔夫子路過時，派子路去向他們問路。

所謂的「津」，是指渡水處，乃水路的渡口，引申為交通要道，提供甲地到乙地的通路。津有指人間的道路，也含有回歸本位的要道。當我們要前往某個地方，卻迷路的時候，就必須請教明白道路的人指點迷津，才能前往目的地。我們的靈性從大道的根源處來到人間，受到塵俗物慾的迷惑，以至於找不到回歸大道本源的路，所以必須找到明師以指點迷津，加上自己努力去實踐，才得以回歸大道的本

位。春秋末年，周室衰微，聖王之治不再，霸王之治興起，魯國政治不振，諸侯爭強鬥勝，為了私利各據一方，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與版圖，經常不顧道義，互相侵略，陷百姓生活於水火之中，猛於虎的橫行苛政，到處都是，使得人民顛沛流離。在當時大部分的人們都生活在悲痛之中，無奈地被列強所蹂躪，有些人選擇避居山林，在窮鄉僻壤過著田園生活，不問世事。有志於濟世的人，卻到處奔波，尋求解決之道。由於對於人生的看法不同，生活的態度也迥異，對於生存的價值觀各有所見，於是在社會上就出現一些對立的現象，如文中所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長沮和桀溺，是楚國葉縣的兩位隱士，這兩個人的名字是具有含意的，有人說長沮，姓長名沮，長是長久的意思，沮是意志消沉的意思，長沮是指這個人長久以來意志消沉，故稱長沮。桀溺姓桀名溺，桀是桀傲不馴，溺是沉溺已深難以悔改，故稱桀溺。也有人說長是身

體瘦長，桀是身體高大；沮是低濕之地，溺是腳入稻田水中。長沮和桀溺，是指一個瘦長的人在低濕之地，與一個高大的人在水田中耕作。

魯哀公六年（西元前489年）當年孔夫子六十三歲，他帶領著子路等一群學生周遊列國，當時從陳國要到蔡國，路經葉縣，因路途有些不清楚，剛好遇到長沮和桀溺兩個人在一起耕田。孔夫子叫子路去向他們問路。長沮說：「那個駕車的人是誰？」子路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回答說：「是的。」長沮說：「他應該知道路。」接著再問桀溺，桀溺說：「你是誰？」子路說：「我叫仲由。」桀溺問說：「是魯國孔丘的門徒嗎？」子路說：「是的。」桀溺說；「天下的局勢如此的混亂，有誰能夠改變呢？而你與其跟隨那個不肯屈道以事君，卻到處碰壁而浪跡天涯的孔丘，何不跟隨我們這些避世隱居，清淨自在的人呢？」說著又繼續不停地以土覆蓋種子。子路離開後，回去向孔夫子報告這些情況，孔夫子悵然感慨

地說：「人是不能與鳥獸一起生活的，我不和世上的人一起生活，而要和誰一起生活呢？天下如果已經太平，我孔丘就不用再到處奔忙，從事改革的工作了。」來到人間，人各有志，不同的經營人生方式，得到的結果也不會相同。這一段記述將在往下幾道題，一一詳細去探討。

然而幸福的人生，是大家所想要追求的，下列九種境界，也是人人想要獲得的，古賢告訴我們求取的方法：

希望，是給時刻積極的人；成功，是給堅持到底的人；

健康，是給涵養身心的人；財富，是給勤儉能捨的人；

幸福，是給常懷感恩的人；快樂，是給心中知足的人；

清靜，是給隨處自在的人；祥和，是給珍惜一切的人；

智慧，是給低心學習的人。

18 執輿者為誰

【原文】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

子路曰：「為孔丘。」

長沮問說執輿為誰　子路回答孔丘長輩
周遊列國有此遭遇　此次事件子路作陪

長沮問說：「那個駕車的人是誰？」子路回答說：「是孔丘。」

「執輿」的意思是駕車的人，古時用牛或馬或其他家畜為拉車的主力，然而拉車的牲畜，必須由人來駕馭，才能完成駕車的作用，使載人或運貨能夠如期的完成目標，也是當時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孔夫子當時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來教導門下弟子，其中的御，就是駕馭車馬的技術。古代的御有五種：指鳴和鸞，就是行車時

要與鑾聲相應；逐水曲，就是車沿著曲岸疾馳而不墜水；過君表，就是通過天子的表位要有禮儀；舞交衢，就是經過通道要能驅馳自如；逐禽左，就是行獵時追逐禽獸要從左邊射獲。可見駕車除了表現禮儀之外，還要有技巧，才能使乘坐的人或駕馭的人得到安全與舒適。

《佛說四十二章經》第三十四章載：「沙門夜誦迦葉佛遺教經，其聲悲緊，思悔欲退。佛問之曰：『汝昔在家，曾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言：『弦緩如何？』對曰：『不鳴矣。』『弦急如何？』對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對曰：『諸音普矣。』佛言：『沙門學道亦然。心若調適，道可得矣。於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惱。意若生惱，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道不失矣。』」這一篇的內容簡要的說：有一位沙門夜間誦持迦葉佛的《遺教經》，其聲音悲慟而緊張，自己覺得很慚愧，想要退出不修行。佛陀就問他說：「你以前在家時，是做什麼職業的？」沙門回答說：「我喜歡彈琴。」佛陀問：「這琴弦若

鬆了，會如何呢？」沙門說：「弦鬆了，琴就沒有聲音了。」佛陀問：「琴弦太緊了，會如何呢？」沙門說：「弦會斷，琴也就沒聲音了。」佛陀問：「琴弦不緊也不鬆，又會如何呢？」沙門說：「琴聲普遍會響起好聽的聲音。」佛陀說：「沙門學習修道也是如此，心性能夠調適好，就可以得道了。修道如果暴躁，精神緊張就容易疲倦，意念就會生出煩惱，煩惱心一生就會想還俗不修道，行為一退步，罪孽就會增加。只要保持清淨安樂的心，就可以得道了。」

這一篇經文說明人間的一切由心造，無論是生活或修行，要能夠做得好，必須將自己的心調適好，也就是儒家所說，行中庸之道，才能四平八穩將事情處理妥當。學駕車或者是治理政事，雖然都是人去處理，然而人的主導者是心。萬法都是由心去主宰，駕車者是人，人的主宰是心，當人淨心之後，必然生出智慧，有了智慧，則一切能獲得美好的成果。然而世人大部分用自己的意識心，也就是自己的個性去處理事情，因而覆蓋了智慧，所以會出現難以意料的變數，因而佛

家教導我們要借著修行，以「轉識成智」，才不會被迷惑而對事情混淆不清。

聖人與凡人，由於智慧不等，見地有差別，對於事情的來龍去脈與真實情況看法有異，凡人的智慧因受到蔽障，無法對事理看清楚，當然在下判斷就會出現錯誤，也因此影響做事情的成功率，不能像聖人的智慧敞開，對於事理明徹，所以判斷與處理事情，可以十分準確。濟公活佛在此送給我們智慧之言：

忍一句風平浪靜，便將禍根轉為福；
耐一時快樂逍遙，便將火坑變蓮池；
退一步海闊天空，便是人間修行路；
讓一分何等清閒，便生智慧生菩提；
抱道認理踏實進，始終不移誠實修；
天不負人有保佑。

19 是魯孔丘與

【原文】 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 是否孔丘長沮再問　是孔丘要問路解困
> 既是孔丘應該知路　這一句話其實有損

長沮接著問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回答說：「是的。」
長沮又說：「他應該知道路。」

說話是在表達一個人的想法，但要能夠達到效果，才是真正會說話的人。然而有些人自以為能言善道，所以用言語來顛倒是非指鹿為馬，以此三寸不爛之舌，信口雌黃以煽動人心來達到自己想要的目的，或者能夠逞一時之英雄，獲得一時的利益，但他卻不知道因果報

應的可怕，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不曾包庇過誰，也不曾冤枉過誰。在生活中，或許我們會遇到一些人來問路或問事，我們只要真誠的說「懂」或「不懂」，懂就告知，不懂就請他另請高明，這本來是很單純的事情。但如果有其他的想法，把事情給複雜化，那在對話時，就會節外生枝，而衍生許多問題。有如文中子路向長沮問路，知道就告訴子路，不知道就請其再向他人詢問即可。還刻意問駕車的人是誰？知道是孔夫子時，好似對於孔夫子有特別的意見，不想告訴他，還一語雙關回絕子路說：「他應該知道路。」

人間由甲地到乙地的道路，子路要問的是此路，並非靈性上明理的道路。靈性上的道路，當然孔夫子就不必叫子路去問他了，孔夫子不至於笨到問路於盲。由於在當地的道路，長沮比他們還熟，所以才就教於他，孔夫子也不可能愚癡到自己讀書明理，以為什麼都懂，自以為是而不就教於人，讓自己困惑於其中。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要知道實事求是，尊重專業，不恥下問，才得以完成事功。長沮身為隱

士，照理說也要有隱士的風範，想要以自己的觀念來影響他人，並非是不可以，但方法要對，絕對不可自以為高人一等，一廂情願用自己不客觀的做法去拒絕對方的請求，造成對方的不便，失去一次結善緣的機會。

人人本具佛性，來到人間走一趟也不容易，當要善用此機會以了業了愿，讓自己的一生產生正面的作用，讓自己的靈性能夠步步高昇。絕對不要錯用任何的機會，讓自己與他人結下冤怨，使得輪迴不已，這是在陷害自己，也在拖累別人，絕對不是待人處事的上上之策。明理的人當要仔細觀察周遭的事物，知道有所進退止行，以為經營生活的依據，使真正能產生趨吉避凶的功能。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四章分析說明：「要了解在人間名譽與身體生命，哪個比較重要？要知道身體生命與財貨，哪個比較貴重？獲得與失去，哪個禍害比較大？世人往往為了追求特別喜愛的東西，卻不惜代價而大費周章去獲取；為了累積多一些的財富，往往要付出慘烈犧牲的代價。如

此的作為，只要靜下心來思考，實在是得不償失。要知道知足可以常樂，還可以遠離受辱；能夠知道該止則止而適時實踐，不但可以防止危險發生，更可以保持長久而不衰敗。」

來到人間，借境練心，借事長智，這是有智慧者的作法，然而在人間自以為是的人，比比皆是，一不小心，自己也是此行列中的人，不但不能練心還煩心，不但不能長智還敗事。因此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鞭策自己，濟公活佛提供一篇《提昇之鑰》，可作為修行的座右銘：

提昇學習決心，專研省思定針方；提昇學修決心，身體力行聖理揚；

提昇承擔決心，任重道遠愿力強；提昇自覺決心，改過遷善志伸張；

提昇辦事決心，始終面對聖責當。提昇支援動力，互助團結力無疆；

提昇善導動力，智德兼修培棟樑；提昇渡人動力，心曠神怡散芬芳；

提昇合作動力，萬眾一心駕慈航；提昇溝通動力，察納雅言好衡量。

20 孔丘之徒與

【原文】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

曰：「為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

> 桀溺應答你是為誰　我是仲由一點不昧
> 我是魯國孔丘之徒　我來問路請您慈悲

子路回頭再問桀溺，桀溺反問說：「你是誰？」子路回答說：「我是仲由。」桀溺又問：「是魯國孔丘的學生嗎？」子路回答說：「是的。」

《周易繫辭傳》載：「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由於萬物所具的常性，各有其不同的品行，其屬性相同的，會聚集在同一

個地方，事物也各以其屬性不同而有所分別。但萬物都必須依循天律行事，各有因緣果報，吉凶禍福從此而生。俗語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就是依據此一道理所衍生出來的，因而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說法。實際上與善人在一起，久而久之，就會受其影響而行善，與惡人在一起，久而久之，就會受其感染而行惡。孔夫子則在《論語‧季氏篇》告訴我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在交友的時候，要先慎重選擇，以免產生問題再後悔，於事無補，只能留下遺憾而已。在此長沮與桀溺在一起耕作，很顯然個性雷同而相處在一起。桀溺也以與長沮相同的口氣，回答子路的問路，文中記述：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

台灣俗語說：「知性好同居。」意味著相同個性的人，比較容易找到共識，因此能聚集在一起生活或談論，甚至於互相推薦，是以

《論語・子路篇》記載：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領導者本身是君子，就會任用君子來參與政事，小子自然會離開；如果領導者本身是小人或者任用小人參與政事，君子自然會離開。隱士也分很多類，如長沮與桀溺兩人個性類似，就容易生活在一起，所以文中記述「耦而耕」。孔夫子離開魯國，一群志同道合的學生也跟隨著他周遊列國。

春秋戰國時代，齊宣王昭告天下賢士，前來幫助他治理齊國，有一位名叫淳于髡（讀坤）的賢士，在一天內給齊宣王推薦七位有才能的人，齊宣王經過互相對話之後，證實個個都是本領高強的賢才。齊宣王覺得非常奇怪，就問淳于髡說：「我聽說人才是很難得到的，在千里內的土地上，如果能夠找到一位賢士就非常不容易了。現在你卻能在一天之內，推薦七位賢士，照此下去，賢士不是多得連齊國都容納不下了嗎？」淳于髡回答說：「鳥是同類的才會聚集在一起，獸類

也是一樣，同類的才會聚集在一起。要找柴胡與桔梗這類的藥材，如果到低窪的地方去找，一輩子也找不到；但如果到山的北面去尋找，就可以滿載而歸。這是由於天下的生物，同一類的都會聚集在一起。我淳于髡可算是一位賢士吧！所以您教我推薦賢士，就像是到河裡打水，用打火石打火一樣容易。我還準備為您再推薦一批賢士，哪裡會只有這七位呢？」

有智慧的賢能者，總是很清楚的了解自己與別人，懂得取別人之長處以彌補自己的短處，懂得看清別人的缺點以為自己的警惕，知道在別人與自己之間如何取捨，古哲有《別人與自己》之好文一篇，以為自己待人處世的參考：

抱怨別人等於折磨自己，嫉妒別人等於作踐自己；

怨恨別人等於氣壞自己，阻礙別人等於陷害自己；

慈悲別人等於快樂自己，尊重別人等於敬重自己；

寬容別人等於豁達自己，幫助別人等於善待自己。

21 而誰與易之

【原文】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

桀溺於此發表己見　天下局勢誰能改變
政治混亂洪流猛獸　如此作為實在危險

桀溺說：天下的局勢，到處都是如此的混亂，然而誰有能力去改變呢？

天下事大都在感應中形成，有緣者因感應而聚集在一起，無緣者因感應不到或者互相抗拒而分離，是以太上老君在《太上感應篇》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因果報應的法則是如此的明顯真確，自作自受，自古至今，大道運行的規則不變。因此隨時要注意自己念頭所發出來的言行舉止，當與人事物碰觸時，必然產生反

應，這就是因果形成的情形。

古賢的「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之警語，殷鑑歷歷在目，不能忽視，一言也足以續人之慧命，也足以斷人之慧命，張口說話能不注意嗎？然而世人皆由說話表達心意，想要以此得到他人的認同，藉此以安自己的心，強健自己的理念，與他人產生共識，據此以培養自己的尊嚴，以擴展自己的知名度，讓更多的人支持與擁護，以達到自己的成就。然而正確的理念，能夠給人帶來正面的影響，走上正確的道路；如果是錯誤的謬論，將給人帶來負面的影響，走上錯誤的道路。這一切都是有因果關係的，最困難的是似是而非的觀念，如果沒有相當的智慧，實在很難判斷其是非真假。在此桀溺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想藉此以取得子路的認同，與他同行，跟他學習。

能以言語續人慧命，功德無量；以言語斷人慧命，罪過無邊。釋迦牟尼佛曾經講一個公案：有兩位比丘在講經說法，有些人因為嫉妒，就造謠生事，使聽眾對法師失去信心，結果講經道場被破壞了。製造罪

惡的人，墮入地獄一千八百萬年。這是指人間的時間，地獄與人間有時差，這時間在地獄的感受是無量劫。日子不好過，就會度日如年，一日如隔三秋；日子好過，就會數十年如一日，晃眼就過。因而平時與人談話當要謹慎，莫因一言之疏忽，卻帶來無窮盡的業報，這是非常划不來的事情，明理人當要時時自我檢討，有錯即改，莫要固執己見，繼續錯誤下去，陷自己於不義，讓自己承受三惡道之苦。

或許有人因為看到社會亂象，於是灰心而對自己沒有信心，以為要世界大同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選擇消極隱世。不知道治國平天下的景象，必須在人人的格物致知上建立好基礎，才有可能實現。誠如《大學》所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一條理分明，必須實踐，效果才有。不能空思妄想，期待太平世界

的來臨，說食會飽，那是天方夜譚，不務實際。

人人本具智慧，只是被慾望所埋藏障蔽，因而無法產生效果。然而在如今的末法時期，離正道愈來愈遠，對於大道真理愈來愈模糊，甚至於很難遇到，因而為了一己之私，互相爭權奪利，不照天理良心行事，讓社會更加混亂。此時當要靜下心來，好好的檢討反省自己，有錯即改，不能姑息，才得以恢復本性的智慧，各宗教的千經萬典，不外乎引導我們找回本性，使智慧派上用場，濟公活佛有《妙智慧》一文，可引導我們找回本性：

要怎樣培養妙智慧？

能夠把大事化小事，把有事變沒事；

能夠隱惡揚善、推功攬過，妙智慧就會開啟。

圓滿別人就是圓滿自己，如果能夠做到這樣，

那麼日日是好日，人人是好人，處處是天堂。

22 從辟人之士

【原文】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桀溺於此繼續說明 辟人不如辟世之行
局勢不安人心惶惶 如此情形必須看清

桀溺接著說：而且你與其跟隨避開惡人的人在一起，為何不跟隨與那隱世的人在一起呢？

道法自然一切平等，佛法平等不分高下，人從大道而生本具佛性，這是本性的本質，然而來到人間日久，習性沾染日多，因而產生分別心，失去了平等自然的本性，自視甚高，無不如此，好為人師，到處皆是，尊高了自己，輕視了別人，成為人間動亂的肇始，落入冤冤相報輪迴不已的場面，這就是人生的寫實。來到人間，不明事理，

意識心作祟，從此難見本性的功能，自以為是的想法，不明真諦的說法，想以此來說服他人，是很困難的。自認為不關心世事，就以為自己是清高的隱士，不好好在心性上下功夫淨化自己，就以為見地比別人高尚。在此桀溺以他自己的見解要來說服子路，把孔夫子誤解為辟人之士，把自己想成辟世之士，自認為自己的修為比別人好，所以對子路說：「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達摩大師在《血脈論》說：「『佛』是西國的語言，在東土稱為『覺性』。覺是靈覺，無論是待人接物，或者揚眉轉眼，運動手腳，都是自己靈覺本性所為。性就是心，心就是佛，佛就是道，道就是禪。『禪』這個字，並非凡人聖人所能測知；又說了悟本性稱為禪，不能了悟本性就不是禪了。假使能夠解說千萬部經典的理論，如果不能了悟本性，那也只是凡夫而已，不是佛法。至高無上的大道幽妙深不可測，不可以用言語來會其意，經典的教化憑什麼可以說盡其深妙。只要能夠了悟本性，一個字都不認識，也能悟得真理大道。了

悟本性就是佛，其聖體本來就是清淨，沒有任何的雜質穢物。所有的一切言語，都是聖人從心性上生起的作用。本體和作用，本來都是淨空的，用名相及言說，都不能完全表達。十二部經憑什麼得以說其奧妙？大道本來就具備圓滿的成就，本來就不用去修持印證。大道並非是聲音形色可以表達，是非常微妙難以徹見。有如世人飲水冷暖自知，很難向人說明清楚。唯有如來能夠知道，其餘人界、天界的眾生，都不能夠覺悟知曉。凡人因智慧不夠，所以才會有執相的情形。不能夠了悟自心本來就是空虛寂靜，於是妄想執著於外相，以及一切萬法，就隨即墮落於外道。」可見世人之所以糊里糊塗不明究底，自以為是而誤導他人，乃是由於自己沒找回本性所導致。

上天賜給我們本性，賦予我們一雙手，讓我們靈活運用，以成就聖功，濟公活佛以《賜你一雙神奇的手》來說明其功能：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解救生命跳脫輪迴把道修；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守護人群聞聲救苦做活佛；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拔除生靈貧苦困頓的枷鎖；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撫慰疲憊恐懼無助與憂愁；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幫助無依弱勢孤老與年幼；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把那悲傷哭泣晦暗都帶走；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護衛天地山川大海與河流；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淨化環境還出天地的遼闊；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帶來光明喜悅正向的潮流；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擁抱慈愛散播關懷無保留；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創造不朽輝煌人生也值得；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換來乾淨無染綠意的地球；
賜你一雙神奇的手，眾生引頸期盼排隊把道求。

23 子路行以告

【原文】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

桀溺繼續不停耕種　對於孔子無法認同
子路回頭報告孔子　對於問路仍是撲空

接著繼續不停的以土覆蓋種子，子路回頭向孔夫子報告。

有時候與人說話，如果沒有共識，就會形如雞同鴨講，有答非所問的情形，此時也只能不了了之。或者成為自我反省與檢討的資料，不宜再爭論下去，因為各執己見的結果，不但雙方沒有益處，說不定還會因爭吵而節外生枝，由此而生出亂子，製造一些不該有的惡因緣。此時就要看自己的修為了，以免造成「小不忍而亂大謀」的情況，這是沒有智慧的人，所出現的衝動行為，是以平時在處理人事物

時，要特別謹慎，不要因一時的衝動，卻堵住修行回天之路。子路受孔夫子之命前去問路，對於長沮與桀溺的答非所問，或者藉機表達對孔夫子的看法，或者想要給夫子的師生某一些的啟示，但終究沒有達到子路要問路的目的。子路平時雖然是一個粗魯急躁的人，但在此也看出一定的修養，當兩位隱士繼續耕作而不告知他所要問的路，也只好離開回去向孔夫子報告，如果選擇與他們爭論不休，這並非是正確的方法，是以文中記述「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

佛家說：「隨緣了舊業，莫再造新殃。」人身難得，既然有機會出生為人，當要好好把握，朝著回歸本位的目標，努力去完成，所以隨時隨地要嚴以律己，以消業力莫再造業；寬以待人，以結善緣增進品德。成為一位有德君子，當要慎獨其身，誠如孔夫子在《中庸》所說：「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乎諸其身。」與人相處，發生衝突或誤解，絕對不要先指責他人，應先檢討自己，縱使錯在對方，也應該心平氣和去處理，不要因此而破壞感情互相結怨。平時的待人

處事，是學習圓滿和諧的好機會，是磨練自己品德的好機會，不要因此結下樑子，成為未來惡性輪迴的因素。

孟夫子在《孟子・離婁上篇》說：「愛護他人，卻不能使其親近自己，要反過來反省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仁慈；治理人們，卻不能治理得良好，要反過來檢討自己是否明智；禮敬他人，卻不能得到美好的回應，要反過來反省自己是否恭敬。凡是行為不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都要反過來檢討自己，自己能夠端正，天下人就會前來歸附。《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永遠配合上天的命令，自我尋求應合天意，以獲得更多的福報。』」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有德者必可獲得天助人助。只想追求名利卻不合天理，到最後必然一無所得。

我們的靈性從理天來，理應將來在人間捨報後，要回歸理天才是正常的。但要回歸理天，必然有回歸理天的要件，必須在平常生活中修養心性，使能達到淨空而無些許污染，否則凡塵業力的牽纏，讓我們無法解脫。濟公活佛有一篇《不能到理天的人》的文章，讓我們在

生活中參考：

1、不講理的人，無法到理天。

2、身心不清淨的人，無法到清淨的理天。

3、不悟真理修道，只求表面功夫，執著氣象形色者，只在氣象二天之中，無法到理天。

4、拜佛、拜神、敬仙，以大小分別心起不敬者，無超理天之心懷，不能到理天。

5、毀謗他教，輕視他人，看重自己，分別門戶派別，不能融通真理，其道有阻，不能到理天。

6、不立功德，只求獨善其身，不能到理天。

7、塵緣未盡，強求超脫，不能到理天。

8、功果不足，業障未還者，不能到理天。

24 鳥獸不同群

【原文】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

孔子感到悵然失意　有感而發抒發其理
鳥獸不可與人同群　對於人心觀察仔細

孔夫子聽完子路的報告之後，悵然失意的說：人是不與鳥獸一同居住的。

當孔夫子聽到子路的回報之後，感覺到自己的心願被人所誤解，當然也知道在春秋時代世局動亂，大部分的人選擇明哲保身，長沮與桀溺兩人更是當時隱士的代表，不想與從政人員有任何干係，只想平平安安過其一生。由於每個人的智慧不同，對於時事的見解不同，所表現於生活的態度也不同，難免各有各的應世方式。兩位隱士選擇隱

居田園耕作，以過其一生；孔夫子帶領一群學生以憂國憂民為職志，明知其不可而為之。在這種情況下，孔夫子的感受，以「憮然」二字來形容。

憮然是悵然若失的樣子，自己的心願沒被了解，還被誤解，不去怪罪別人，卻自覺得有些委屈，但仍然有自己的看法，因而孔夫子接著表達自己的意見是「鳥獸不可與同群」。顯然表示來到人間的意義，就是要完成當人的責任，就是要了愿與了業，並非遇到亂世就避離人群，而與禽獸為伍過著隱世的生活，把自己可貴的一生給浪費了，孔夫子為這些人惋惜，感到憂心忡忡，卻不與他們當面爭辯，因而曾在《論語・學而篇》首章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是孔夫子在當時的處世態度。

麻雀怎知鴻鵠之志，凡人怎知聖人的心願，菩薩怎能測佛智，至聖先師孔夫子為眾生的心願，豈是一般人所能理解，就連自己的學生有時也不清楚。依據《論語・學而篇》記載：子禽向子貢問說：「孔

夫子每到一個國家，必要聽聞該國的政事，是自己去求來的呢？還是別人主動告訴他的呢？」子貢說：「我們的老師是稟承著溫和、善良、恭敬、儉樸、禮讓的品德而取得，我們老師取得的居心，和別人取得的居心，當然就不相同了。」孔夫子是誠心要為百姓服務，使百姓能獲得安和樂利而努力，純然公心一片，毫無些許的私心。反觀大部分從政的人，不為名利的實在太少，這就是不同之處。就連他的學生子禽跟隨他周遊列國，也不知道孔夫子是為了什麼？還要向同學子貢請教。

其實孔夫子推行仁政，也沒有說一定非當官不可，只是當官去推行，必較名正言順而且具有效力。其實他在平時也關心政事，在生活中也不斷自己去實踐，也給當官者一些建議，也沒有要求要多少報酬，這可從《論語・為政篇》的記載，看出他對從政的態度：有人問孔夫子說：「夫子為何不當官從政呢？」孔夫子回答說：「《尚書・君陳篇》說：『要做到孝順，唯有平時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將這

種作為施展到社會上，這也等於是從事政治了，又何必一定要當官，才算是從政呢？」由此可見孔夫子為國為民的心胸，可說不遺餘力去劍及履及，從來也沒有為私人的名利去謀求。濟公活佛有一篇《循聖賢之道》的文章，可供參考：

循聖賢聞道之法喜，循聖賢求道之妙玄；
循聖賢學道之根基，循聖賢修道之心樂；
循聖賢好道之不倦，循聖賢講道之入性；
循聖賢辦道之犧牲，循聖賢佈道之感恩。

25 非斯人之徒

【原文】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

孔子繼續發表言論　政治黑暗人心受困
要與世人生活一起　怎與野獸生活相混

孔夫子接著說：我不與世人生活在一起，卻要與誰生活在一起呢？

所謂的「一心十法界」，是說由於人心的迷與悟，依其感應所處的十個法界，分別為地獄法界、餓鬼法界、畜生法界、阿修羅法界、人間法界、天上法界、聲聞法界、緣覺法界、菩薩法界、佛法界。其中地獄法界、餓鬼法界、畜生法界、阿修羅法界、人間法界、天上法界，乃是凡夫的迷界，也稱為六道輪迴的法界；其中聲聞法界、緣覺

法界、菩薩法界、佛法界，乃是聖者的悟界。合稱為六凡四聖；前九個法界為因，後依法界為果，稱為九因一果，前面九界為因，都為了親證最後的佛果。這些法界都在我們心中，都是由自己去做為而顯現，稱為一心十法界。

鳥獸乃屬於畜生界，又稱為畜生道、畜生趣，新譯為傍生，為傍行之生類，乃指飛禽走獸、蜎（讀淵）蠕蟲蟻等。依據新譯《婆沙論》說：「諸有情因造作種種愚癡業，或因身語意各種惡行，墮於畜生道中。」根據《業報差別經》記載：「具造十業，得畜生報。一身行惡，二口行惡，三意行惡，四從貪而起諸惡，五從瞋而起諸惡，六從癡而起諸惡，七毀罵眾生，八惱害眾生，九施不淨物，十行於邪淫。」畜生道的種類繁多，差別不等，依據《正法念處經》說，有四十億種。

因果報應乃是自作自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平時生活中，當要謹言慎行，以免落入輪迴之報。我們可以從《地藏菩薩本願經．如來

讚歎品第六》的敘述略知一二：「復次普廣：未來世中，若有惡人及惡神惡鬼，見有善男子善女人，歸敬供養、讚歎瞻禮地藏菩薩形像，或妄生譏毀，謗無功德及利益事，或露齒笑，或背面非，或勸人共非，或一人非，或多人非，乃至一念生譏毀者。如是之人，賢劫千佛滅度，譏毀之報，尚在阿鼻地獄，受極重罪。過是劫已，方受餓鬼。又經千劫，復受畜生。又經千劫，方得人身。縱受人身，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多被惡業，來結其心。不久之間，復墮惡道。是故普廣，譏毀他人供養，尚獲此報，何況別生惡見毀滅？」可見一言一行，報應不爽，既生為人，當明白其中的道理，不要以為看不到，自己不明白，卻自以為是，胡言非為，給自己添加業力，何苦呢？孔夫子深怕有些人不明其中的道理，讓自己做出錯誤的行為，害了自己又影響別人，是以在文中說：「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既然出生為人，為何不把自己當人看待呢？

萬法為心，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由心所發，因果業力所形成的命

運，也是心的作用，因此要謹慎自己的起心動念，濟公活佛的《因為你的發心》可為經營人生的參考：

因為你的一份發心，你救了很多的眾生；
因為你的這份誠意，你感動了許多的人；
因為你的這一雙手，救了很多苦海眾生；
因為你的大力推動，你把佛法發揚光大；
因為你肯付出心力，使道務更加的成長；
因為你的一份理想，開創光明的一條路；
因為你的這個希望，成全很多有緣的人；
因為你的這份發心，讓父母親能夠昇天。
所以，不要以為你是普通人，平凡的人也能夠成就重大的事情！
你要相信自己，不要害怕，只要你有這份心，為師一定幫助你。

26 丘不與易也

【原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子繼續說明其理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天下無道必須挽回　長沮桀溺想法怪奇

孔夫子又說：如果天下已經太平，我孔丘就不必再從事改革的志業了。

原本世人的生活，與大道相容在一起，思想非常單純，一切順乎自然，日出而作日沒而息，非常有規律。然而在塵世愈久，受到世俗的污染愈嚴重，本性離開大道的本源愈來愈遠。看似社會愈來愈繁榮，物質的享受愈來愈豐盛，但靈性離開正道卻愈來愈遠，最明顯的現象，就是亂象叢生，回歸大道本源的機會愈來愈渺茫。社會變遷，帶動人心

變化，佛法教化世人，也有所變化，依據《大集月藏經十》載：「於我滅後五百年中，諸比丘等猶於我法解脫堅固；次五百年，我之正法禪定三昧得住堅固；次五百年，讀誦多聞得住堅固；次五百年，於我法中多造塔寺得住堅固；次五百年，於我法中，鬥諍言頌，白法隱沒，損減堅固。」在佛陀離世後，分五期各五百年，以示佛法的興滅：（一）解脫堅固，謂佛滅後第一之五百年間，以正法興盛，得解脫者多故。（二）禪定堅固，謂第二之五百年間，以雖無解脫者，而禪定者多故。（三）多聞堅固，謂第三之五百年間，以實行漸衰，唯尚多聞故也。（四）塔寺堅固，謂第四之五百年間，以此時唯塔寺之建立唯盛故也。（五）鬥諍堅固，謂第五之五百年間，廢戒定慧三學，唯以鬥諍為事，增長邪見之時也。

可見末法時期，正道難見，偏向邪見，引動聖真仙佛惻隱之心，倒裝下凡度化眾生，以使靈性來到人間不至於墮落沉淪於苦海中。正如孟夫子在《孟子・滕文公下篇》說：「堯舜二帝死後，聖人之道已經衰

落，暴君一代一代出現，毀壞房屋以建造深池，人民無所安身養息，荒廢農田以建造園林，使得人民不得吃穿。那時又出現荒謬的學說，殘暴的行為，園林、深池、沼澤一多，禽獸也跟著來了。到了殷紂時，天下又大亂了。周公輔佐武王，誅殺紂王，又討伐助紂為虐的奄國，經過三年誅殺其君王，把飛廉驅趕到海邊，將他殺掉，消滅了五十個國家，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驅趕到遠方，天下的人們都很高興。《尚書・周書・武王篇》說：『偉大而且顯赫啊！文王的謀略；偉大的繼承者啊！武王的功烈。庇佑啟發著我們後代的人，一直使我們都能正確而無缺失。』世道衰微，荒謬的學說和暴亂的行為又出現了，有臣子殺掉他的君王的，有兒子殺掉他的父親的。孔夫子為此而憂慮，於是撰寫《春秋》。《春秋》是述說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夫子說：『能夠知道我的，只有憑著《春秋》這部書了！能夠怪罪我的，也只有憑著《春秋》這部書了。』從此聖王不曾出現過，諸侯肆無忌憚，一些學者就亂發表議論。楊朱、墨翟的言論充斥天下，天下間的言論不是歸附楊朱，就是

歸附墨翟。楊氏宣揚的是『為我』的道理，就是心目中沒有君王；墨氏所宣揚的是『兼愛』的道理，就是心中沒有父親。心目中沒有父親、君王的存在，這就是禽獸。公明儀說：『廚房裡有肥肉，馬廄裡有肥馬，但人民面有饑色，郊野有餓死的屍體，這就是帶領野獸吃人。』楊朱、墨翟的學說不消滅，孔夫子的學說不能發揚，這就是荒謬的邪說欺騙人民，堵塞了仁義的道路。」可見孔夫子那時的社會亂象，如果有能力的人都隱居起來，那社會不就更亂了，所以才明知其不可為，卻還挺身而出，在文中說出他的心意：「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如果天下太平，他也不需要那麼奔波了。

濟公活佛這篇《修道》，可為修行的參考：

修道要認真，道行才會深；修道要同心，黃土變黃金；

修道要孝心，父母心常清；修道要誠心，可以渡眾生。

27 子路從而後

【原文】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子路跟隨孔子而後　遇到丈人荷蓧旁候
子路問曰否見孔子　以為證明否走過頭

子路跟隨孔夫子，行程已經落後了，在追趕的途中，遇到一位長老，以手杖肩負著鋤草的工具。子路問他說：「老先生您有看到我的老師嗎？」

人生本來就是一連串的歷練，也是靠著這個歷練來增長自己的智慧。所以說經一事可以長一智。只是在面對的時候，我們的態度：有些人遇到事情怕麻煩，選擇放棄，所以一輩子一事無成；有些人遇到

事情，專門撿便宜行事，這種人有一點小聰明，有一點小成就，就自以為不得了，這種人成就不了大事；有些遇到事情，會認真去面對，但遇到數次的挫折，就不能再堅持下去，這種人的成功是有限度的。還有一種人，遇到事情非常堅持，非得做到完成不停止，但卻自以為自己是有能力的人，不必去請教他人，這種人容易閉門造車，雖能成功，機會渺茫。真正磨練出智慧的人，在遇到事情時，他會尋求各種方法，除了自己的能力之外，還善用周圍有利的條件，以最快的速度最圓滿的方法完成事情。子路陪著老師孔夫子周遊列國，在途中遇到許多情況，在這當中，無論前面文中的問路，或者在此文的問人，可說在自己迷路，或者落後找不到老師的情況下，向路旁的人請求協助，所以向荷蓧的丈人問路說：「子見夫子乎？」

由此段的記載，我們聯想到當遇到事情要解決，或者在修行時，理路上沒能弄通，當然要找明白道理的明師，請其指點迷津，才是正確的。如果在搞不懂的情況下，不去向人求教，自己又沒有足夠的智

慧，那只能在原地打轉，無法突破困境，猶如累世來沉淪於苦海中，沒能受到明師點撥，也只能在苦海輪迴了。向別人請教是一種學習，自己思考使學習更能有效，學習可增長知識，思考以證明自己判斷的智慧。兩者對於我們的生活，都有相輔相成的作用。是以孔夫子以他的經驗，在《論語‧為政篇》告訴我們說：「只一味的學習而不加思索理解，就容易迷惘；只一味的空加思索，卻不加以學習求知，最後將會疲累而一無所有。」又在《論語‧衛靈公篇》告訴我們說：「我曾經幾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覺，加以思索，如此並沒有好處，不如去學習。」

日常生活中，面對所有的人、事、物，都是給我們學習的好機會，還要能從各方面去吸取經驗，然後綜合思考加以判斷，不要怕錯誤，錯了就改，對了就繼續，如此的方式天天如此，日積月累，熟能生巧，智慧自然就成長，斷事的能力就會愈來愈強，處理事情就會愈來愈圓滿。孔夫子曾經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學習貴在誠心與有恆，慎思貴在善用與成就。

萬法惟心，修道修心淨化心性為最重要的方針，心是天堂與地獄的製造者。判斷事情的能力也是這顆心所為，濟公活佛以一篇《老師的期待》來教導其徒兒，使能夠成為有智慧的人，修道士也可以用來當座右銘：

為師不要徒兒聰明伶俐，只要徒兒老實敦厚，學道修心；
為師不要徒兒妄自尊大，只要徒兒謙恭有禮，修道低心；
為師不要徒兒辯才無礙，只要徒兒言行合一，講道實心；
為師不要徒兒分支別派，只要徒兒團結一心，辦道誠心；
為師不要徒兒才富五車，只要徒兒依經行真，行道虔心。

28 四體不運動

【原文】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丈人回答四體不勤　五穀不分難以嚴謹
有誰知道孰為夫子　互不為謀如何能信

老先生回答說：「四肢不勤於勞動，五穀都分不清楚，誰是你的老師呢？」

身為農人，當要下田耕作，對於農作物的類別，播種的季節，種植的方法，以及灌溉、除草、施肥，以及耕作的技術，都要能夠深入了解，何時收成，都要了如指掌，才能真正成為稱職的農夫。然而社會上有一些吃米不知米價，糊里糊塗過日子，甚至外行假充內行的人，結果鬧出許多令人莫名奇妙的事情，讓人嗤之以鼻，如果從事各

種行業，卻不認真去經營，只想有所收穫，這種不務實際的人，難有成就的機會。當子路沒有趕上孔夫子一行人的隊伍而失散了，從後面追趕，剛好看到路旁一位扛著農具的老人，問他是否看到我的老師，把老人家問得莫名其妙，所以老人家不耐煩地反問：「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認為你們這些拿著救世的名號，卻不好好落實做人的人，我怎麼能認識你們這些人呢？

做人應該要做好自己，然後還要懂得尊重別人，才能夠讓家庭安寧，社會和諧，國家富強。所以士農工商在社會上各有其功能，必須各就各位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此整體才會健全。否則雖然各有自己的行業，卻不做好自己的份內事，遊手好閒不務正業，還囂張誇耀，等到報應一到才開始緊張，為時已晚，是以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警示我們：「當官的人，不知道要安分守己；耕農的人，不知道要勤勞耕種；做工藝的人，不要求技術精巧；做生意的人，不遵守斗秤等量器的公平。只考量唯利是圖，不肯重視道德。雖然世人可以欺騙，然

而天道卻難以寬容。世人的一舉一動，上天了然分明，善良者會受到保佑，為惡者會受到懲罰。」

既然為人，與生俱來都有才能，我們當善用自己的才能以服務大眾，對於他人的專長，願意為社會國家付出，我們都應該讚歎，不應該嫉妒，才能使社會更祥和。不要自以為自己做的才是善事，別人為社會付出，就想方設法排斥人家，這是不可以的。文中丈人應該也是知書達禮的人，對於孔夫子的做法，與他不同，所以就認定他不務正業，這也是一種造業。因此每個人應該要善盡己責就是了，誠如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所說：「人身難得，中土難生，今生已得人身，乃是三生有幸。荷天地覆載之德，仰父母養育之恩，生我育我，無微不至。天地之德，如山岳之高；父母之恩，似天地之大。是故人生在世，當知圖報，樂善好施，以利人群。在家光前裕後，憐貧救危，以益社會。在世揚名傳芳，以報天地覆載，父母養育之恩。莫謂善小而不為，莫謂惡小而可作。行諸善事，可消滅三生之罪業；作眾功德，

可解除累世之愆尤。心有所求而行善，以求福報者，非真善也；意無所慾而立功，不欲人知者，即真修也。古之先王治平之道，身修家齊國治也。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心不正則身不修，身不修則家不齊。齊家之道，首重勤儉。勤以補拙，可以興家；儉以養廉，可以致富。」

經營人生，要能盡力做好自己，己立則能立人，己達方能達人。經營之道，觀世音菩薩給我們下文的啟示：

幸福不是擁有而是給予；
快樂不是享受而是知足；
智慧不是取巧而是體悟；
願行不是言論而是實踐；
勇氣不是任性而是堅強。

29 子路拱而立

【原文】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丈人立杖繼續除草　子路拱立以候子到
不敢再有任何語言　如此堅持不再言告

老先生將手杖立於地上，繼續鋤草，子路拱手站在路旁等待。

人與人之間的來往，重在溝通，溝通則以默契為優，以爭辯為劣。是以投緣與不投緣，決定互相間的交情，諺語則說：「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一文中子路向荷蓧的丈人請問，是否看到自己的老師孔夫子，丈人似乎對孔夫子有意見，話中帶刺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子路似乎與他暫時找不到話題，於是丈人放下手杖繼續耕作，子路只好有禮貌地拱手站在路旁等候老師的

到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時候有共識而如膠似漆的談論事情，有時候南轅北轍互別苗頭而互相對峙。人間無常，什麼情況在生活中都會碰到，只是碰到時，每個人因觀念不同處理的方法各異，通常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然而有智慧的人在此時總能改變不順的趨勢，使逆轉順，把失敗扭轉為成功。沒有智慧的人，總為了顧面子而不願屈就自己去靈活應事，通常順會變成逆，成功會變成失敗。在事情的轉變當中，是禍福互變的關鍵，當要看清時勢，善用契機，才能獲得圓滿的成就，而不至於讓自己在煩惱憂愁中徘徊而難以解脫。方法是人想出來的，日子是人在過的，這些的關鍵都在自己的心，有智慧的人與沒智慧的人，其心思是不一樣的，因而要好好去調整，才能產生美好的作用。

《道德經》第五十八章載：「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

奇，善復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要想經營美好的生活，必先淨化心性；欲成為一位明理的人，首先要知道從修心淨化的概念。是以平時要謹慎觀察自己的心性，在其起心動念之際，要懂得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如此才能察念於機先，抑惡於未形，不使塵世的污染覆蓋於本性上。與眾人相處，能以無為而不嚴苛，他人自然能純樸和樂；與眾人相處，常以有為而嚴苛的態度，他人自然會遠離唾棄。人間事，禍福都藏在同一處，禍中有福，福中有禍，端看自己的運用。誰能有智慧知道其中物極則變的道理？難道沒有正確的道路可以依循嗎？人間無常，有時正常會變成奇特，有時善良會變成妖邪，是以平時要謹慎觀察，隨機應變，適當善用。世人對於事情的迷惑，其由來已經很久了。聖人深明大道的作用多變，但其本體卻是永恆不變，所以能夠方面兼顧而不起分別心，能有效處事而不傷害，能率真行事而不放肆，能夠光明正大而不炫耀。

待人處事必須講究和諧與圓滿，然而要建立和諧的生活，必須從孝道開始。人生的開始都是一樣，是父母結婚組成家庭之後，才能生出我們，隨後養育我們，教導我們，讓我們能夠知書達禮，懂得人情世故，然後才得以立足於社會，所以父母親的恩澤如山高如海深。因此盡孝成為人倫道德的基礎。先哲留有《孝道》一文，可為我們經營美好人生的參考：

父母雙全正宜孝，孝思鰥寡親影單；
趕緊孝來光陰快，親由我孝壽由天；
生前能孝方為孝，死後盡孝徒枉然；
孝順傳家孝是保，孝順溫和孝味甘；
羊羔跪乳尚知孝，烏鴉反哺孝親顏；
為人若是不知孝，不如禽獸實可憐；
百行萬善孝為首，當知孝字是根源。

30 見其二子焉

【原文】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直到天晚請子路宿　邀子路食殺雞為黍
並且引薦丈人二子　子路當晚丈人家住

天色已經晚了，老先生留子路在家中過夜，並且殺雞煮飯款待子路，還引見他的兩個兒子。

人與人之間，唯有一個「誠」字能夠產生互相間的感應，將兩個人的心結合在一起。原本子路與丈人在話不投機下，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丈人去耕作，子路繼續在路邊等待老師的到來。從文中我們也看出丈人也是一位熱心人，看到子路在路邊拱手站立，誠敬等待孔夫子的到來，一直到了黃昏，仍然沒有改變其殷殷盼望老師的出現，或

者這個誠心感動了丈人，所以在天晚時，將子路留宿於家中，又是煮飯又是殺雞款待，還引見他的兩個兒子，如果不是在心目中仰望子路的行儀，怎會有如此慎重的舉動呢？

《中庸》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可見誠的功能有多大，是大道演化成萬事萬物萬象的能量，善用這股能量的人，何障不能摧，何事不能成。尤其從凡入聖，從凡

夫要入佛地，非誠不可。由此可見子路雖沒有向丈人借宿，丈人卻主動殷勤招待，還引見兒子，不外乎希望兒子能從子路的身上學到一些東西，這就是「誠」的力量。

本著誠心，依循正道行事，自然能感應天地人而受到其無窮的助力，所以才能夠參贊天地的化育。其中變化的奧妙過程，我們可以從九天玄女元君的《至理通明真經‧變而化篇》中了解：「天下間的萬事萬物萬象，都是大道從無極而太極，太極生陰陽兩儀，然後由陰陽二氣相結合所生。陰陽雖是互相對立，卻是互相依存。當陰陽二氣運作而結合時，新的生命由此開始生發。當看到有形體時，要知道原本是無形體的，由於兩儀相生相剋、相輔相成的作用，因而有實虛、長短、美醜、明暗、樂悲、高低、剛柔、強弱、大小、神魔、陰陽、絕活、窮富、愚智、動靜的變化。反覆觀察其中的變化，逆著天道運行逆向思考，可以追根究柢探知大道的根源。從整個大道觀察，正面與負面加以探究思考，從此明徹大道的真相，可以成就聖人。能夠通達

聖智的人，可以明白根本；對於不明白天道的運行，必然是昏昧的。昏昧到了極點，必然沒有生路。是以有能力要善用，不可自恃其能而傲慢；有威當善用以服人，不可濫用而害人害己；有財貨要能善用，不可因貪婪而造惡業；勢力強大當善用以扶弱，不可仗勢欺壓弱小；握有權力要善用以助人，不可變成凶暴以害人。當功名成就時就應該退位，不可繼續擁有，如此才可以成為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不會使用奸詐的手段，常持謙卑的態度，與人相處不虛偽。有如此修養的品德，就可成為聖賢，乃是上天的嬌子，可稱為人中之俊傑。」

來到人間，有機會要弄清楚大道的真相，不要讓自己迷迷茫茫過日子，先哲告訴我們：生命要有深度，要有廣度，而且還要有明度。明白的明，光明的明。明白自己，凡事要清清楚楚；掌握自己的每一個心念，清楚自己的一動一靜，要讓自己有明度。

31 子路行以告

【原文】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

子路隔天向夫子告　孔子確定隱士品高
對於此人夫子判斷　從其言行可以知道

第二天，子路向老先生辭行，並將整個過程向孔夫子報告，孔夫子說：「這是一位隱士。」

子路在丈人家裡住宿一個晚上，隔天一大早，與孔夫子碰面之後，就向老師報告這一段境遇，經過一番的考量後，孔夫子說：「這是一位隱士。」判斷一個人必須要有事實的根據，不能隨便說說，信口開河，那會對自己的人格有所損害，尤其聖如孔夫子，其平時對自己的言行舉止要求是很嚴格的，並非浪得虛名，而呈現金玉其外，敗

絜其中的現象。要成為一位君子，或者成就聖人，平時的修為是很重要的，誠如《中庸》所說：「是以一位君子平時要謹慎戒懼，對於人們難以見到、聽到的地方，一點也不會馬虎。因而在隱微之處，在別人尚未發現時，自己就要及早發現並修正，所以要成為一位君子，必須從慎獨的功夫做起。」又說：「《詩經．小雅．正月篇》說：『潛藏雖然在深處，但有時也會顯露出來。』所以君子要時時自我反省，內心沒有愧疚，不能在心中藏有惡念。君子的德行，所以能夠高於常人，大概是在常人注意不到的地方。《詩經．大雅．抑篇》說：『獨自在內室時，要能自我觀照，是否能無愧於神明。』所以君子在還沒有行動之前，居心要恭敬；在還沒有說話之前，居心要誠敬。」有如此的慎獨功夫，才能保持清靜的心性，判斷事情才不會受到外境的影響，使得判斷能夠十足的正確。

去私存公，與天理相應，才得以使本具的聖性顯現，在生活中發揮功能，以利大眾。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公而聖篇》

說：「天道秉持公正行事，所以偉大；人心沒有私慾，所以可貴。天道順從自然，所以能夠長久；人心能存至真，所以能夠善美。聖人能夠明白大道的真理，所以能誠意遵從，有能力而不逞能，有功勞而不自恃。雖握重要的權力卻不謀私利，保有天真的特質而以精誠待人處事，在功成名就時知道及時隱退，雖然名揚四海卻能以靜默自處，以渡化眾生為己任，雖然救助危困者也不圖謀回報，永保心正而不邪惡。以誠信面對天下的人事物，奉獻一身於神聖的事業，盡力於公益的事業，這可成就大賢、至聖、真佛、真仙。不明白天道之尊，不知道天理可貴，不順天意行事，不行天德之事，不保天真的優質，就是倒行逆施，行為狂妄作惡造業，貪圖非分的財富，損害別人以利益自己，在外招搖撞騙，行刻薄陰毒的事情。雖然看似富貴，實在是貧賤；雖然看似有智慧，實在是昏昧；雖然看似修佛道之士，實在是充滿了俗氣；雖然外表看似神仙，實際是十惡不赦的邪魔；雖然看似師長的尊貴，實在是卑賤之徒；雖然看似俊傑之士，實在是平庸之輩；

雖然看似擁有萬貫的富豪，其實是貧窮的賤人；看似修行的光明者，實際是心中沉暗無明的人。」要知道自己一生的成就，是自己用心去經營的。

所謂的「隱士」，是指具有某些才能，卻不去當官為民服務，這一類隱居不仕的知識分子，諸如文中的丈人帶著兒子隱居山間，想過著世外桃源的日子，不想混跡於亂世之中。然而來到人間，當要為世人做出貢獻，才不會白來人間一趟。如果能修好自己的品德，無論是從政當官，或者隱居山林，對社會都是有幫助的，因其行為都能如前輩所留《感化》一文的效果：

以慈悲喜捨之心化貪圖
以平常無為之心化起伏
以質樸簡單之心化虛浮
以踏實認真之心化疏忽

32 使子路反見

【原文】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命令子路反見　希望造訪得其經驗
等到家時丈人已行　難使賢者意見彰顯

孔夫子便叫子路回去見他，到他家時，老先生已經離家出去了。

當子路夜宿丈人家中，經過一番款待，引見兩個兒子，期間難免互相寒暄，並且會互相談話，雖然沒能知道談話的內容，但彼此之間對於當時的時勢，以及丈人隱居的因由，子路會跟隨孔夫子周遊列國的原因，互相訴說與探討。等到見到孔夫子時，子路將其間的一切完整地向老師匯報，所以孔夫子才會說「是一位隱士」。因而催促子路回頭再去找他，然而丈人已經不在家了，文中的記述：「使子路反見

之，至則行矣。」

由此事情可以理解，人間無常，變化甚多，有時計畫趕不上變化，因此我們應該要善加把握易逝而難得的時光，時間不等人，所以要珍惜並且要善用，才能在人間做出一番事業。我們所從事的事業，因每個人的人生觀不同，對於經營一生的理想也不同，但必須要有意義，才不會白來人間一趟。大部分的人都是為了追求名利情以終其一生，終究繼續輪迴；有智慧的明理人，知道要了業了愿淨化心性以回歸本位，從生死苦海中確實了脫。但也有兩者都要，卻難以抉擇，因而徘徊於其中，困擾其一生。誠如跛足道人在《紅樓夢》第一回中所說：「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說神仙好，惟有子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這是凡人一生的寫照，猶如夢境的人

生，到底有誰能覺醒呢？

孟夫子在《孟子・告子上篇》說：「魚，是我所喜愛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愛的。如果兩樣不能都得到，我要捨棄魚而獲取熊掌。生命，是我所喜愛的；道義，也是我所喜愛的。如果兩樣不能都得到，我寧願捨棄生命而獲取道義。生命是我所喜愛的，如果所喜愛有比生命更重要，因此就不苟且偷生了。死亡是我所厭惡的，如果所厭惡有超過死亡的，因此就不躲避禍患了。如果喜愛沒有勝過生命，那凡是可以保存生命的方法，怎麼會不使用呢？如果人們所厭惡的，沒有勝過死亡的，那凡是可以躲開禍患的方法，怎麼會不做呢？其中有生存的方法，而有人不去使用；其中有可以躲避禍患的方法，而有人不去做。由此可見，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有比死亡更厭惡的，並不是只有賢德的人具有這種心態，凡人都是有的，只是賢德的人沒有喪失而已。」人人都具有良心，只是遇到事情之後，心慌意亂而不知如何處置，最後選擇喪失良心，求得生存之路，讓自己永遠沉淪於輪迴之

中，不知善用此身，修心養性，明理實修，找回自己的本性，卻只為了多活一些時間，多享受一些，結果造下更多的業力，讓自己難以解脫而已。

濟公活佛為修道人提出下列的明路，讓我們有目標可循：

什麼是功？什麼是過？性中無過即是功；
什麼是願？什麼是了？願了性圓與佛同；
什麼是真？什麼是假？真假悟透萬法空；
什麼是正？什麼是邪？正邪打卻現靈光；
什麼是前？什麼是後？前後相隨一貫通；
什麼是師？什麼是徒？師徒道繼化迷童；
什麼是長？什麼是幼？長幼有序把道宏；
什麼是始？什麼是終？有始有終辨末冬。

33 不仕無道義

【原文】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

子路告訴丈人兒子 不出從政獻其優資
替君分憂以盡大義 長幼禮儀不可廢茲

子路告訴他的兒子說：不出仕從政替君王分勞解憂，這是有失君臣之義。當然長幼的禮節，也是不可廢棄的。

子路奉師命回頭去拜訪丈人，那時丈人已經出門不在家了，只有遇到他的兒子。子路此時只能將一些做人的道理，來到人間應該明白的觀念告訴他。雖然家庭倫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長幼禮節，要能確實遵守，不可廢弛，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但有能力為社會服務的人，更應該要出來奉獻自己的力量，為國君分勞解憂，為百姓的安樂

生活努力，才是正確的作法。言下之意，這一個家庭的父子應該是有受過教育的，不應該只消極安頓好自己的家庭，更應該為了社會的祥和，國家的安定做出貢獻，所以子路對丈人的兒子說：「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

子路在孔夫子儒家精神長期的薰陶下，知道要為國為民服務的道理，這種仁人志士的作為，與居在鄉間僻野的隱士，其思想與做人做事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前面的文章裡，隱士勸子路不要跟隨孔夫子到處奔走，在此子路勸丈人的兒子，要出來從政為君分憂為民做事。真正要成為士人，當要有為國為民的風骨，不應該為自己的私利而打拼，才能夠成就完美的人格。孟夫子在《孟子・盡心上篇》說：「崇尚品德，喜歡道義，就可以自得其樂。因此，士人窮困時，不要喪失義理；得志時，不要背離正道。窮困時不喪失義理，所以士人能夠自得其樂；得志時不背離正道，所以百姓對他不會失望。古時候的人在得志的時候，能夠施恩澤於百姓；在不得志的時候，修養自身顯現於

世間。窮困時能夠獨善其身，得志時能兼善天下。」如此可說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士人能做到此一地步，也不枉此生了。

做人當知道見賢思齊，不應該攀緣附勢，結黨營私，才是正確的做法；見不賢當要自我反省，不應該掩飾錯誤，變本加厲，才是應有的作為。人生一世的命運，是累世因果的顯現，窮通貧富各有其因，吉凶禍福各顯其果。我們當要深入探討其中的前因後果，當要知所警惕而有所改善，才能夠遠離不好的命運，不至於陷入惡性循環之中，讓自己未來的命運，沉淪在輪迴的苦海當中而難以出離，何苦要為難自己呢？

出生為人是天大的困難，是以說「人身難得」，如今我們好不容易出生為人，當要知道，我們在累世以來在品德上奮鬥不已，才有獲得人身的善報。在此最重要的，是要好好把握這一生，好好經營自己的品德，找回自己的本性，才能獲得真正的價值，也是來到人間最大的成就。縱使這一輩子未能修成正道，但也不可以敗壞品德而墮落，

以致於失去人身，因此要守好下列所述《人格的底線》：

可以忍受貧窮，但不能背叛人格；
可以追求財富，但不能揮霍無度；
可以發表意見，但不能搬弄是非；
可以不做善人，但不能為非作歹；
可以不做君子，但不能去做小人；
可以容忍邋遢，但不能容忍頹廢；
可以沒有學位，但不能沒有品味；
可以風流倜儻，但不能縱慾無度；
可以不說感謝，但不能不懂感恩。

34 如之何廢之

【原文】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子路又說君臣之義　為了國家不可廢棄
家有家規國有國法　既是為國也是為己

子路接著說：但是君臣的大義，怎麼可以廢除呢？

「綱常倫理」乃自古以來國家興衰治亂的關鍵之所在，也是天下百姓立身處事奉行的行為準則。所謂的「綱常」，就是指三綱五常，三綱是指君臣、父子、夫婦的相處之道；五常是指仁、義、禮、智、信的五常德。這是儒家治世所提倡的倫理標準，如果人人能夠依自己的本分做事，社會當會安定，國家定會富強。如果不能夠按照綱常倫理行事，必然會呈現亂象。《論語・顏淵篇》記載：當孔夫子見到齊

景公時，齊景公迫不及待向夫子詢問治國之道，孔夫子回答說：「君王要盡到君王的責任，臣子要盡到臣子的責任；父親要盡到父親的責任，兒子要盡到兒子的責任。」齊景公聽了非常同意的說：「這話說得很好，如果君王不能夠盡到君王的責任，臣子不能夠盡到臣子的責任；父親不能夠盡到父親的責任，兒子不能夠盡到兒子的責任，雖然有粟米俸祿可以領取，我怎麼能夠安心享用呢？」可見君臣之間的關係有多麼重要，國家的政治要上軌道，綱常倫理必須要穩固，才能建造一個富強安樂的國度。

建造房子骨架必須堅強，骨架之間的結合必須穩固，這棟房子才堪稱穩健，不怕天災地變的襲擊，才能禁得起考驗。骨架猶如三綱，鎖定骨架的螺絲猶如五常，國家的結構要穩固，綱常倫理是必備的條件，無論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在本文談及君臣之義，乃是國家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有缺失，如何保住國家，沒有國哪來的安家？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因而生活在此國度的每個人，當要知道，自己生活在

這個國家，應該要負起的責任，而不是自己只顧享受而不盡義務，那這個國家遲早要完蛋的。

劉義慶所撰《世說新語》記載：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西元208年），當時士人的領袖孔融因得罪當時的權臣曹操而被拘捕，朝廷的內外都非常緊張，當時孔融有兩個兒子，大兒子九歲，小兒子八歲，兩個人若無其事依舊在玩琢釘遊戲，毫無一點慌張的樣子。孔融對派來捉拿他的人說：「希望罪過只加在我一個人身上，兩個孩子是否能夠保全他們的生命呢？」他的孩子從容上前說道：「父親您難道見過搗翻了鳥巢，下面還會有完好的鳥蛋嗎？」過不多久，兩個兒子也被逮捕了。這就是成語「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出處。置君臣之義於不顧，只考慮到自己一個人的利害關係，難道國家發生危險了，生活在這個國家的百姓，還能有好日子過嗎？

原本我們生長的國度是在無極天，這是眾靈的出生處，我們來到人間猶似來旅遊，因而最終我們還是要回歸本位，否則就會沉淪於苦

海輪迴中。如果我們不能在人間做好回歸天庭的準備，恐怕我們就沒有好日子可過，猶如覆巢之下無完卵一樣。因此我們的靈性只要有些許的污染，就會造成障礙，要回天的機率就會大幅度的減少。濟公活佛撰有一篇《修道之賢》，可供我們修道回天的參考：

以誠感人，以德化人，以理服人；
以禮尊人，以善待人，以和對人。
為人能懷同理心，則何人不能包容？
任事能用同情心，則何事不能諒解？
不求他人事事順從，但須己能反躬自省；
不求萬事盡能如意，但求己能竭盡全力。
如此為之，堪稱修道之賢。

35 潔身而亂倫

【原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子路再述獨善其身　君臣倫理未能謹慎
自私自利政治沉淪　人人如此怎顧國本

子路又說：如果只是為了要獨善其身，卻因而混亂了君臣大義的倫理。

事情有大小輕重緩急之分，為人當知所分際，妥當處理才能獲得圓滿的結果。是以在判斷事情時，當要仔細觀察明辨情況慎重處理，才不至於出現差錯，導致一失足成為千古恨。然而眼光淺短心胸狹隘之輩，經常以私利為考量重點，卻失去宏觀的見識，讓自己變成偏私而忘公的人，這種人難以成就大事。是以《論語・子路篇》記載：子

夏在擔任莒父的邑宰時，向孔夫子請教如何治理政務，夫子說：「做事不要要求速成，不要只顧小利。想要快速就不容易達成目標，只顧小利，那大事就不容易有成就。」面對君臣的大義，必須凜然以對，不能因小而失大，不可為私而忘公，才能讓國家的政治上軌道。如果每個人只為私人的利益考量，明哲保身卻讓國家陷於危險之中，這是非常不妥當的，是以子路在此對丈人的兒子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實屬不該。

俗語說：「家貧出孝子，國亂有忠臣，世亂聖人出。」非常的時期才能造就英才，但並非平時沒有英才，只是沒有機會讓其表現，沒有舞台讓其演出。既然來到人間，當要善用機會磨練自己，不要白白浪費上天讓我們成就的恩典，讓機會給流失了，這正是「逆為增上緣」的有力證明，是以我們當要善用各種環境，善於借境來磨練自己，借著小體來成就大體，犧牲小我以成就大我，如此才會有成功的機會。

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皈而久篇》說：「天道展現大公無私的精神，必然以誠信維繫著天地萬物。天道看似沒有眼睛，卻能夠明白透視一切，唯有能夠敬重的人，才能獲得利益，狂妄的人必然落空。天地萬物，有生成之時也必有死亡之時，難以脫離天律規矩。唯有天道，自古以來永恆生存不曾消滅。明白天道的人，常與天道親近，尊敬天道，與天道相應和，與天道能同處，與天道相維繫，與天道相融通。能以誠心皈依，因而能在遇到危險時獲得平安，遇到衰弱時能夠堅強，能從短處學到長處，能從醜陋中學得美好，能從低下中學得高上，能從死亡中學得復活，能從衰敗中學得興盛，能從失去中學取獲得，能從悲傷中學得歡樂，能從痛苦中學得甜蜜，能從下學中學得上進，能從卑賤中學得尊貴，能從貧苦中學得富裕，能從困難中學得解脫，能從黑暗中求取光明。雖然人間有些糊塗的聰明人，見到利益就忘了道義，為圖謀私利而逆天行事，見到財貨就生起貪婪之心，見到美色就妄動邪念，見到權勢就癡心妄想，見到機會就施展奸

計。以詭詐的方式處世，做事用陰險狠毒的心，終於造下罪孽。做缺德事以損傷壽命，把生路給封堵，卻往死路逆行，這實在是昏庸到了極點。雖然走到孤寂毀滅的地步，實在難以返回正道。所以修道要歸返嬰兒的天真，歸返純樸的本性，歸於無極的至善地，這才是真正皈依九天的至境。」人間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自己未來的生命鋪路，要繼續輪迴，或要回歸本位，都由自己決定，都要在人間完成。

修道修心，修心要能真正去實踐，落實心性的淨化，使能夠達於寂滅淨空。是以修道是一輩子的事情，並非嘴上說說而已，古佛有《真修到永遠》好文一篇，可供我們一生修行的參考：

修道修心非為人，看人修道非是賢；是是非非莫議論，問問自己盡心焉；
真真假假智慧辨，人云亦云實堪憐；修道日久愈明理，莫讓文字成障緣；
莫因小事生退念，誤了自己慧命焉；莫因前賢責備言，不肯修辦太愚瞞；
莫因前賢之過失，輕視前賢天不寬；莫因世俗之種種，不肯向道可明全。

36 君子之仕也

【原文】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君子出仕為民服務　君臣之義能盡已足
真理大道不能推行　早已知道甘願不苦

子路接著又說：君子要出仕從政，是為了要盡到君臣的大義，至於大道不能推行，這事早已知道了。

從事政事，每個人的想法不同，有些人是為名為利而從政，把從政當成獲得權利的手段，一切制度都為了搜刮民脂民膏而制定，使得民不聊生，終究造成猛於虎的苛政，這並非儒家從政的思想，然而有些人知道從政是要為民服務，但在權力與利益的誘惑下，很難堅持自己的原則，於是開始幹起收受賄絡的勾當，從此就無法維持清明的原

則，使得政治開始黑暗，從事政事的人員人格開始墮落。冉求本是孔夫子的學生，受聘成為季康子的家臣，照理講應該好好幫助季康子輔佐魯君的治國大業，才是孔夫子推動儒家思想的精神，依據《論語・先進篇》記載：季氏比周公富有，然而冉求是他的家臣，卻幫助搜刮民脂民膏以增加他的財富，孔夫子聽到之後，非常生氣的說：「這不像我學生應有的行為，同學們可以去聲討他的罪狀。」由此可見孔夫子教導學生從政的目的與精神所在。

君王領受天命執政，當要盡責照顧百姓才是，不可以仗勢行暴政欺負百姓，這將是違反天意，終要遭受天譴。所有的臣民在君王的領導之下，各盡己責，上下一心，團結一致，才得以獲得安和樂利的生活。所以一位從政的君子當知道其中的道理，做好自己本身的工作，以盡到君臣之義。我們從《論語》的兩章記載中，可以理解孔夫子的從政態度，無論有沒有當官，無不盡心盡力為君王為國家為百姓著想。一則《學而篇》記載：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

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另一則《為政篇》記載：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在春秋時代，政治混亂，仁人志士想要在政治上發揮長才，如果不能合乎執政者的心意，投其所好，恐怕是很難成就事功，在執政者唯利是圖不關心百姓的情況下，縱使聖如孔夫子亦難發揮其智慧，最後只能盡一己之力，做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情，是以子路在此慷慨地對丈人的兒子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君王為了權利，無不卯盡全力去爭取利益，深怕自己吃虧，是以到處延攬人才為其效勞，經常不擇手段，用盡各種方法，對自己的百姓橫征暴斂，對於他國窮兵黷武，造成天下大亂，誰也得不到真正的利益，縱使得到利益，也不能安心享受。如今

時值末法時期，社會動盪不安，看似物質生活改善許多，但精神生活卻是遭受空前的迫害，給人有一種不祥的預兆。上天降道希望我們明理實修，才能轉危為安，濟公活佛此篇《前賢後學》正是改變社會的藥石：

道場遵前與提後，恣意妄行乃愚庸；前賢後學人各有，敬前提後得安寧；
身為他人之前輩，以身作則德尚絅；上情下達勿偏頗，承天景命有謀勇；
在上不驕下不亂，堯舜仁政天下平；身為後學莫自傲，體恤前輩之苦衷；
前賢若有犯錯處，應當語諫氣輕聲；勿讓前賢擔憂甚，素位而行方賢英；
反求諸己為首要，前賢後學建感情；移樽就教溫語氣，尊卑和睦樂融融；
冰生於水寒於水，後起之秀勿敵輕；遵守規矩禮不紊，規矩準繩定心中；
前賢後學能素位，天下豈有存戰爭？

37 春秋時逸民

【原文】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遯世隱居七位逸民　伯夷叔齊為人誠信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柳下惠少連守嚴謹

遯世隱居的人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七人。

所謂的「逸民」，是指原本的身分是當官的或者是貴族，後來因為各種原因而失去原有的身分，成為一般身分的平民。這些人大多隱居在人間，仍然胸懷大志，混跡在鄉野中，保有其隱士節行超俗、品德清高的特質。文中舉出逸民有七位：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七人。簡介於下：

伯夷、叔齊：

商末的貴族孤竹君有兩個兒子，伯夷和叔齊，在其晚年因偏愛小兒子叔齊，有意不按嫡傳長子的制度，要將家業傳給次子。孤竹君死後，叔齊執意要將家業由兄長伯夷繼承，然而伯夷遵照父意不繼承，為了避免叔齊為難，於是在深夜不告而別，遠走他鄉。但叔齊也是一位恪守禮制的人，見兄長離開家鄉，也立即前往去尋找。終於被他找到了，兩人決定不再回到故里，於是投奔周國，過著一般百姓的生活。但不久周國舉兵討伐商紂王。伯夷叔齊認為周國屬於商朝的附屬國，以下犯上屬於不仁，便上前勸諫，二人未能阻止卻受到拘禁。後來周朝建國，二人仍然耿耿於懷，認為周朝的建立違背禮制，發誓不與周人來往，不吃周朝土地上的食物，最後餓死在首陽山。

虞仲：

依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古公亶父有長子名叫太伯，次子叫虞仲。太姜生小兒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為妻，太姜、太任都是賢慧

的妻子。太任生子昌，有聖明之兆。古公說：「我的後代當有成大事者，大概就是昌吧？」太伯和虞仲知道古公想立季歷，以便將來傳位於昌，所以兩人便逃亡到荊蠻，身刺花紋，剪短頭髮，而讓位給季歷。依據《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吳太伯、太伯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兒子，王季歷的哥哥。季歷賢達，且有一個有聖人之相的兒子姬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便逃到南方部族荊蠻的地方。遵隨當地的習俗，紋身、剪短髮，表示不再當國君，以此來避讓季歷。季歷登位後，稱為王季，而姬昌就是文王。太伯逃到荊蠻，自稱句吳。荊蠻人欽佩他高尚的品德，追隨並歸附他的有上千家，被擁立為吳太伯。太伯去世，沒有兒子，弟弟仲雍繼位。仲雍去世，兒子季簡繼位。季簡去世，兒子叔達繼位。叔達去世，兒子周章繼位。此時周武王滅亡了殷王朝，尋求太伯、仲雍的後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經成為吳地的君主，便把吳地封給了他。並封周章的弟弟虞仲在成周之北的舊時夏都之地，這就是虞仲，列為諸侯之一。

夷逸：

夷逸是春秋時人，周大夫夷詭諸的後代，隱居不當官。有人勸他出來當官，夷逸以牛來做比喻，寧願當耕牛在田野耕田，不想入太廟當犧牲品。

柳下惠：

柳下惠（西元前720年至西元前621年），姬姓，展氏，名獲，字禽，又字季，春秋時代魯國人，魯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後代，為當時大盜跖的哥哥。柳下是他的食邑，惠是他的謚號，所以後人稱他為柳下惠，當過魯國的大夫，有坐懷不亂的品德，後來隱遁，成為逸民，孟夫子稱他為「聖之和者」。

少連：

孔夫子曾在《禮記・雜記》說：「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朱張史料則缺。

38 不降志辱身

【原文】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孔子評論伯夷叔齊　不降其志為了真理
為道不敢屈辱身分　對於名節甚是愛惜

孔夫子評論說：不屈降心志，不屈辱身分，伯夷、叔齊就是這樣的人。

世人本具有優良的本性，可用神聖仙佛來稱呼，然由於來到人間受到塵染，因而開始變質且有不同的稱呼，因此有善惡、好壞、真假、正邪⋯等等的分別。當世人想要回歸本位，必然在人間經過修正，才得以完成，在過程中，皆有其不同的歷程，在成聖的名位上，因其修持的品質不同，也有不同的稱呼，孟夫子則在《孟子・萬章下

篇》說：「伯夷，在聖人中屬於清高的；伊尹，在聖人中屬於負責任的；柳下惠，在聖人中屬於隨和的；孔夫子在聖人中屬於識時務的，所以孔夫子可說是集大成的。」在此孔夫子的評論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對於伯夷、叔齊的人品，在《論語》的記述中，除本章之外，還有《公冶長篇》記載：孔夫子說：「伯夷和叔齊不記他人的舊恨，所以很少與人結怨。」《述而篇》記載：冉有（冉求）說：「老師會幫助衛國的國君嗎？」子貢說：「好吧！我就去請教老師吧！」進入後問說：「伯夷和叔齊是怎樣的人？」孔夫子說：「是古代的賢人。」子貢問說：「他們心中存有怨恨嗎？」孔夫子說：「他們一心求仁德，也如願得到仁德，還有何怨恨呢？」子貢出到屋外說：「老師不會幫助衛國的國君。」《季氏篇》記載：齊景公擁有四千匹馬，當死亡的時候，卻沒有德行讓百姓稱讚。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山，百姓到如今還稱讚他們的德行。

對於伯夷的記述，在《孟子》書中有如下的記載：《公孫丑上篇》孟夫子說：「不是他認可的君王不侍奉，不是他認可的人民不役使；天下有道就入朝當官，天下無道就隱退山林，這就是伯夷的處世態度。」又載：孟夫子說：「伯夷這個人，不是該侍奉的君王就不侍奉，不是他該結交的朋友就不結交；不在壞人的朝廷當官，不和壞人說話，在壞人的朝廷當官，和壞人說話，就如同穿著上朝的禮服，戴著上朝的禮帽，坐在泥土和炭灰一樣。他把厭惡壞人的情形推究起來，心想與鄉人站在一起，那人的帽子戴不端正，他看一眼就走開了，好像他已經被污染了一樣。因此各國的諸侯，雖然有善於言辭的人來請他當官，他也不接受。不接受的意思，也就是不屑一顧了。」

《萬章下篇》孟夫子說：「伯夷，眼睛不看不好的形色，耳朵不聽不好的聲音；不是他認為理想的君王就不服侍，不是他認為理想的百姓就不使喚；天下太平就出來做事，天下動亂就隱退山林。暴政出現的地方，暴民居住的地方，他都不願意去居住。他認為與鄉里中無

理的人在一起，就如同穿著朝服戴著朝冠，坐在泥土和炭灰上一樣。在商紂時，他住在北海邊，以等待天下太平。所以聽到伯夷風範的人，貪婪的人也會變成廉潔，懦弱的人也會立大志向。」

修道修心以淨心，當要學習伯夷、叔齊的風範，才能夠遠離塵俗，保有清淨的本性，南海古佛這一段話，正可督促我們修好品德：

多少的因緣會合，才會有根基；
多少的根基紮穩，才會有機會；
多少的機會把握，才會有參與；
多少的參與道場，才會有一份；
多少的考驗經歷，才會有體會；
多少的體會感動，才會有發心；
多少的發心修辦，才能有道氣；
多少的道氣凝聚，才能有力量。

39 降志辱身矣

【原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孔子評論於柳下惠　犧牲心志不覺有愧
同與少連屈辱身分　仍是決心守護常規

孔夫子接著評論柳下惠、少連說：兩人可以不惜犧牲心志、屈辱身分。

柳下惠出身魯國的公族，是魯孝公的五世孫，西元前720年生於魯國柳下邑（今山東省濟寧市鄒城），二十歲時娶姜子牙後人姜氏為妻。西元前696年，曾獨行兗（讀眼）州，遇下雨與文曲地區少婦英氏，同屋避雨，坐在柳下惠懷間，不曾有逾矩的行為。依據《論語・微子篇》記載：柳下惠曾經當過魯國的士師，掌理刑罰獄訟，但因個

性正直，堅持辦事依據聖王的禮制，得罪人而數次被罷免。雖然仕途不順，但其道德學問，以及其正直守信，深得諸國國君的敬佩，爭相以高官厚祿來禮聘他，都被他拒絕了。有人問他為何要拒絕別國的重金高官的禮聘，為何一定要在魯國任官？他回答說：「我因為直道事人，不願意趨炎附勢而被免官。如果我堅持這個原則，到哪裡都一定會被罷免；如果要放棄原則，在魯國就可以有高官厚祿了，又何必要離開自己的祖國呢？」由於心中有道，沒有名利的困擾，到哪裡都可以不計較隨遇而安，與世無爭，有人問他？「您經常被罷免，看來沒有些許憂愁煩惱，為什麼呢？」柳下惠說：「春風鼓動時，百草成長遍地，我不知道其茂盛；秋霜降下時，百草凋零衰落，我不知道其枯萎。枯萎與茂盛並非四時所造成的悲哀與欣慰，官場的榮辱怎會造成我心中的憂喜呢？」孔夫子對他的人格稱讚有加，在本文對他與少連有「降志辱身矣」的評語。

柳下惠五十六歲那年，退居柳下從事開創私學書堂，教化民眾。

他廣招門徒，傳授禮儀文化。由於德高望重，聞名前來的學徒越來越多。九十歲時仍在教書，當時學生已有百餘人。他了解先王的禮制祭祀原則，堅持傳統的禮儀制度。後來弟子數以千計，創辦私塾教育比孔夫子還早一百多年，其學術與教育思想，深深影響了孔夫子和孟夫子。柳下惠享年一百歲，死後其弟子議論給他取個謚號。其妻姜氏說：「你們要給他寫誄文嗎？你們不如我了解他，」於是姜氏作誄文說：「夫子不誇耀自己，德行完備；夫子講誠信，不做損人之事；他柔順圓融，依從習俗，救助百姓，德行廣布。雖屢被廢黜，不改德操，做為溫良謙恭的君子，他永能砥礪操行。……他的謚號用『惠』字最合適。」因其食邑在柳下，故稱柳下惠。以「惠」稱讚其丈夫，表明了對丈夫的敬仰，一個男人能給妻子留下如此完美的印象，可說是夫唱婦隨，志同道合，姜氏也活了一百歲，夫妻可說是長壽了。

孟夫子在《孟子．公孫丑上篇》說：「柳下惠這個人，不以服侍污濁的君王為羞愧，不以當小官為卑微；入朝當官，不隱瞞他的

賢能，一定按照他的原則做事。縱使被遺棄不任用，他也不埋怨；雖然處於窮困，他也不憂愁。所以他說：『你是你，我是我，即使在我身旁赤身裸體，你也沾污不了我啊！』因此他能自由自在和他站在一起，也不會喪失自己的立場。要他留下，他就留下，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不一定要辭去啊！」又在《孟子‧萬章下篇》說：「柳下惠，不因服侍污濁的君王而感到羞恥，不辭去小官。當官時不隱瞞自己的賢能，一定依照原則辦事，雖被解職也不會埋怨，身處困境也不會憂愁。與鄉里的人相處，也是高高興興不忍離去，他說：『你是你，我是我，雖然赤身裸體站在我身邊，又怎會污染我呢？』所以聽到柳下惠風範的人，鄙陋狹隘者會變成寬宏大量，刻薄者會變成敦厚。」

可見柳下惠為人處事的態度，只求做好自己，卻不在乎別人的行為，到處以謙恭和順的態度與人相處，所以孟夫子稱他為「聖之和者」。史料上雖少談及少連，能與柳下惠相提並論，可見其一班。

40 其斯而已矣

【原文】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再談柳下惠及少連　說話合理謹防有變
行為審慎周全考慮　雖僅如此其行不偏

孔夫子接著又評論柳下惠、少連說：說話仍然能夠合乎法度，行為還能慎重考慮，僅能做到如此而已。

有原則的人做事情，總是依照規定做事情，能夠做到擇善固執，待人處事總是謹言慎行，深恐逾越規矩而破壞自己的原則，致使人格有所缺損。做任何事情總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雖然遇到障礙困難，也不會改變其原則去做事，其意志力之堅強，可說是難以文字語言形容，文中柳下惠及少連兩人，孔夫子在此對他們的評論是「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在混亂的時代，能夠擇善固執，不隨波逐流，如此有為的執善，可說是非常難能可貴了，如果能夠做到超越對立而進入無為的階段，那更是完美，當然能夠超越有為或無為，不著善不著惡的靈活應用境界，那已是到了究竟完美無缺的至善地了。要知道至善的本性出自大道，其中包含了陰陽、雄雌、白黑、榮辱……等等諸多的對待，各有其功能，能徹底明白其功能，並能善守善用，可以使我們達於圓滿的至境而回歸自然。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八章告訴我們：「在平日的應事中，能夠知道雄性剛強的作用，卻能夠守得住雌性柔順的本能，其智慧有如大溪流能夠容納小溪流的水；如此匯集天下眾多的智慧，就不會偏離恆常的道德，可使本性回歸嬰兒時的赤子之心。能夠知道明顯的道理，又能夠守護暗藏的真理，這是天下間自古以來修道的模範；修道能夠達於此模範，恆常的道德就不會偏差，如此可以引導我們回歸無極的至善地。能夠順處顯耀的光榮而不傲慢，還能夠守得

住受侮辱而不瞋怒，可以成就如山谷納百川的肚量；能夠具有如天下山谷納百川的肚量，恆常的道德自然充足，如此才得以回歸純樸的大道。純樸的大道散處在萬物諸品器中，而聖人能夠善用諸品器，所以能夠引導眾人。因為萬物都是出自大道，是一個整體，互相間都是息息相關而不可分割的。」

如來本性人人具有，出自大道的本體，原本不能分割，只因世人的分別將其分割，從此形成對立而產生互動的輪迴關係。佛陀曾在《金剛經・正信希有分第六》告訴須菩提說：「你不用懷疑，等到我圓寂後，經過二千五百年，仍然有持守戒律，廣修福田的善男信女，對於我在經典中所說的話，仍然非常相信，認為都是真實的。應當要知道這些人，已經不是經過一世、二世、三四五世修學佛法，所種的善根，甚至已經是經過無量世修學佛法，所種下的諸多善根，所以在聽聞這些文章或話語，便能夠在轉念之間，可以淨下心來而生信心。須菩提！我當然知道，也能看到這些眾生，會得到十方虛空無量無數

的福德。為什麼呢？因為這些眾生，不但不會執著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也不會執著於萬法名相，以及執著於空法的名相。為什麼呢？因為這些眾生，如果心中執著於外在的色相，就是執著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如果執著於萬法的名相，就是執著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為什麼呢？如果執著於空法的名相，也就是執著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不應該執著於萬法，也不應該執著於空法。就是這個原因，所以我經常說，你們比丘等所有的人，要知道我所說的佛法度眾，有如竹筏載人過河，過河就要捨棄。正法尚且都要捨棄，不可執著，何況不是正法呢？」

來到人間面對生活的一切，要懂得善用，不可執著而成為累贅，讓自己沉淪於苦海中，永世難以出離。要知道人間萬法，都是提供我們淨化心性回歸正道而存在，才能夠發揮無窮盡的功能。

41 謂虞仲夷逸

【原文】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聖者孔子再次評論　虞仲夷逸言行益損
遯世隱居直言率行　不拘小節不被俗困

孔夫子又評論虞仲、夷逸說：兩人能夠遯世隱居，說話直接而不拘小節。

自古以來，有些賢才因不同的因素，或者自己個性的關係，或者看不慣權力鬥爭，或者被鬥爭而下台，還有其他種種因素，選擇離開官場，隱居於山林僻壤，或者潛隱於人群中。有些不過問世事，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遊戲人間。有些雖然隱居，但仍然關心政事，或裝瘋賣傻，浪跡天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談論政事，關心民情，但卻

不入朝當官，這種人可能成為執政者最好的監督者，但也可能成為執政者的眼中釘，必除去而後快，給自己的生命帶來危險，種種不同的類型，在歷史的文獻中都呈現著。在此孔夫子對於虞仲與夷逸的評斷是「隱居放言」。

唐朝李白在《將進酒》說：「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多麼瀟灑的人生觀，但無論如何，要善盡為人的責任，來到人間必須了業了愿，淨化心性，才得以回歸大道的本位。雖然孔夫子在此談論許多不同類型的隱士，最重要是給我們

參考，要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盡己之責，修好自己。

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古來隱士在知識與品德修養上，還是有相當的程度，與一般的村夫野人是有差別的。如果只是一些愛聊八卦談論是非的人，天天聚在一起，不說一些合乎道義的正經話，要耍一些小聰明，卻對於社會沒有正面的意義，還有破壞社會和諧的舉動，這些人是很難有成就的。說話必須負責任，而且有意義的話多說，沒有意義且造惡業的話，最好不要說，自古以來，聖賢都具有謹言慎行的善德，對於不當的言行，都是厭惡的。依據《論語・陽貨篇》記載：子貢說：「君子也有討厭的人嗎？」孔夫子說：「有討厭的人。討厭傳播他人壞話的人，討厭下位的人毀謗上位的人，討厭有勇氣卻沒有禮貌的人，討厭果決勇敢卻不通情理的人。」孔夫子問說：「賜（子貢）啊！你也有討厭的人嗎？」子貢說：「我討厭急著表現才能而自以為聰明的人，討厭不謙卑卻自以為勇敢的人，討厭揭發他人隱私卻

自以為正直的人。」

無論做人或修行，這篇古賢的《戒口》，給我們很重要的啟示：

清口茹素福慧添，不犯殺戒結善緣；存著慈悲的心念，就像在世活神仙；
芸芸眾生異樣現，然而靈性同一源；食肉被食理不變，乃由自己造罪愆；
有緣諸君聽我勸，修道斷惡此為先；若受侵犯多寬限，日後遇難呈祥焉；
多食蔬果體康健，五穀芽菜活之泉；蛋奶太濁莫眷戀，加工食品拋一邊；
飲食一定要慎選，病從口入非戲言；節制不貪乃關鍵，適量消化才完全；
感謝上天之恩典，快樂進食可養顏；細細咀嚼慢慢嚥，粗茶淡飯香又甜；
入清出清德性奠，身心清靜性光鮮；惡口兩舌天人厭，綺語妄言鬼神嫌；
誠懇踏實無哄騙，一句善言一朵蓮；口齒流利人人羡，語調柔和入心田；
舌能覆臉齒無欠，滿身清香香氣遠；不用心機不強辯，眾聲信服威德顯；
心燈光亮無污點，至誠無息可感天；如此行去即了願，諸佛護佑樂綿綿。

42 身清廢中權

【原文】身中清，廢中權。

孔子在談虞仲夷逸 守身清白合於道義
均能守節合於中道 發言中肯能合時宜

孔夫子接著又評論虞仲、夷逸說：兩人守身都能清白，發言都能夠合乎權宜。

所謂「謹言慎行」，就是指平時生活中的所言所行，都能夠做到恰到好處，沒有過與不及的現象，能夠合乎中庸之道，這是要從內化淨心做起，回歸聖佛神仙的本位才能達到的目標。是以《大學》說：「《詩經．衛風．淇澳篇》說：『看那淇水灣的岸邊，嫩綠的竹子受到水的滋潤，長得蔥鬱茂密。品德卓越彬彬有禮的君子，受到切

磋琢磨的德澤培育，才能夠使他的儀表端莊，言行豁達開朗，舉止莊重具有威嚴。這樣一位有修養的君子，真是讓人難忘啊！』有如器皿的加工，要不斷地加以切磋才會精緻，這是學習正道應有的態度；又如玉器的打造，要不斷地加以琢磨才會完美，這就是自我修練應有的精神。要能夠在外表上自然表現出莊重而開朗，必須在內心保持謹慎而有所戒懼，然後其堂皇的儀表，才能夠顯露出不怒而威，其光明宏觀的態度，才能夠受人尊敬。如此有素質、有德量、有涵養的君子，終究令人難以忘懷，這是由於他的道根堅固，美德已經達於至善的地步，所以百姓才不容易忘記他。」有如此的作為磨練出來的品德，本性才會清白，不為污濁的塵境所污染，其實這也是隱士所想要達到的目標，只是在磨練的過程中，還未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必須還要再次輪迴繼續修行，以達到完美為止。

隱士想離開許多人為的慾望社會，而入於大自然的無為領域之中。觀察天之道全然效法大自然的無為，人之道卻常有為而違反自

然，兩者的結果是不會一樣的。能順自然可以安然無事，違反自然必招來災禍。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七章說：「天道的運作，是減損有餘以彌補不足；人情的造作，就不是這樣了，往往是減損不足奉獻給有餘。這實在是違反大自然，然而世間又有誰能順從天道行事，以有餘來奉給天下的不足呢？唯有明白真理大道的人才能做得到。所以聖人的行事，雖然以有為去行事，卻不占為己有；雖然有所成就，卻不自居其功勞；雖然已修至清靜無為，卻不表現其賢德。」韜光養晦，自培其德，淨化心性，才得以找回自性回歸本位。

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辦道盡心。」一生為人，最重要是認真找回自己的本性，當有緣受到明師指點，應知道修道從修心入手，才是根本之道。心不淨化，難以安心生活，難以明白大道無極的至善之境。是以前輩此篇《修道人們心自問》，提醒我們修道的方向：

多少修道人認理修煉？多少修道人盡心了愿？
多少修道人綱常行踐？多少修道人心胸廣寬？
多少修道人使命扛擔？多少修道人任勞任怨？
多少修道人除去我慢？多少修道人抱道誠虔？
多少修道人能納建言？多少修道人緊握金線？
多少修道人省察返觀？多少修道人重聖輕凡？
多少修道人除去執念？多少修道人效法聖賢？
多少修道人道心定堅？多少修道人真理闡宣？
多少修道人經典參研？多少修道人脫離苦淵？
多少修道人恢復本面？多少修道人自在隨緣？
多少修道人處事融圓？多少修道人待人恭謙？
多少修道人明心性現？多少修道人在塵不染？

43 無可無不可

【原文】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孔夫子說我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是其實
我與隱士有所不同　無所不學無所不適

孔夫子最後自我評論說：我和他們不一樣，沒有什麼一定可以，或者一定不可以。

智慧在本性中，人人都是一樣的，只因習性的沾染，讓世人有智愚的分別。其實人間的一切都是中性的，端看自己如何去運作？有智慧的人，到處都可通達；沒有智慧的人，到處都是障礙。佛魔佈滿整人間，要成佛要成魔，都是自己的決定。達摩大師在《悟性論》說：「一切的言語無非都是佛法，如果能夠了解，在其無所言說之中，可

以體悟整天都在言道。如果能夠體會其所言談，都在整天靜默而不言語之中。所以如來的言說靜默同時存在，靜默中不離言說，言說中不離靜默。能夠覺悟言語靜默的，都是在正定中證得。如果知道在恰當的時機使用言說，言說也可解脫；如果不知道時機而使用靜默，靜默也是繫縛。所以言說如果離相，言說也可稱為解脫；靜默如果著相，靜默也是繫縛。所謂的文字，其本性是要幫我們解脫。但文字是不能將心性繫縛，繫縛是本自心性受到束縛，而不是因文字而束縛。法本來沒有高下之分，如果看到法有高下的分別，就是『非法』。非法有如竹筏，『是法』即使用非法的竹筏，用得卻正是時候。所謂的『人乘其筏』，就是要懂得善用非法的竹筏，所以稱為『是法』。」法本中性，無是非、善惡、好壞、優劣、對錯的分別，端看世人的智慧，是否善於應用，用得恰到好處，是以孔夫子在此自我評論：「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夫子在《孟子・萬章下篇》對於孔夫子的論述說：「孔夫子離

開齊國時，來不及做飯，就帶著洗好的米離開了；當時要離開魯國時說：『我們慢慢走吧！』這是離開祖國的態度。可以快走就快走，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在家閒處就閒處，可以當官就當官。這就是孔夫子。」又說：「孔夫子在聖人當中，是屬於識時務的。孔夫子可說是集大成的。所謂的集大成，如同奏樂，先敲金鐘開始，後擊玉磬收尾一樣。先敲金鐘是條理的開始，後擊玉磬是條理的終結。條理的開始是屬於智慧的事，條理的終結是完成聖德的事。智慧好比是技巧，聖德好比是力量。如同在百步之外射箭，能射到箭靶是力量所至，能射中靶心就不是力量所能了。」這就是孔夫子的聖明睿智，所以孟夫子在《孟子‧公孫丑上篇》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孔夫子一生行事，依乎中庸，輕重緩急適得其所，儼然是一位彬彬有禮的君子，是以在《中庸》說：「君子平時依循中庸之道行事，小人卻是違反中庸之道行事。君子行使中庸的方法，就是時時刻刻合乎正常；小人違反中庸之道，從其言行肆無忌憚，可以看得出來。」

又說：「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推行，我知道了，聰明的人做得太超過了，愚癡的人做得不到位。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徹底明白，我知道了，賢能的人認知太超過了，不賢能的人智慧卻不足。世人天天都要飲食，卻是很少人去了解，其中真正的味道。」

中庸之道，乃回歸無極理天至善之地的唯一途徑，諸佛菩薩諸聖仙真，留下浩瀚的經典，無不在引導我們行中庸之道，以回歸大道本位。濟公活佛告訴我們下文，以引導我們行於中道：

鎮靜雍容辦事情，事來則應事去寧；
平靜似海百川納，待人接物學寬容；
寧靜致遠觀世態，和而不流無所爭；
清靜六根無塵染，滌除玄覽善守中。

44 大師摯適齊

【原文】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太師名摯遷到齊國　亞飯名干遷到楚國
三飯名繚遷到蔡國　四飯名缺遷到秦國

魯國的樂官之長太師摯，遷居到齊國；主持亞飯的樂官干，遷居到楚國；主持三飯的樂官繚，遷居到蔡國；主持四飯的樂官缺，遷居到秦國。

當一個國家興盛的時候，政治上軌道，各種制度都很健全，尤其對於禮樂制度的實施，是一點也不曾馬虎的。依據《白虎通・禮樂篇》記載：古代天子一天吃四餐飯，諸侯一天吃三餐飯。吃飯的時候要有樂隊伴奏，以增進天子與諸侯的食慾，讓他們吃飯時心情好幫助

消化，所以每餐吃飯時都有伴奏的樂師，當時樂隊的領導人是大師摯，主持第一餐飯的演奏，第二餐的演奏樂師是亞飯干，第三餐的演奏樂師是三飯繚，第四餐的演奏樂師是四飯缺。當時魯君吃飯的禮儀還是沿用周天子，所以有完整的吃飯伴奏的制度。然而魯國到了哀公時，三桓僭越禮制以亂政，政局混亂公室衰微，禮崩樂壞，樂師們無法生存下去，紛紛離去到各國去求生存，在此文中有「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的記載。

從文中不難看出，當時孔門弟子因親見魯國的衰敗，祖先留下來的雅樂再度受到廢弛敗壞，樂師們為了生活四處流散，到各諸侯國以求得一線生機，有些甚至於過著隱居的生活，因此將此事編入《論語》之中作為見證。孔夫子晚年從衛國返回魯國之後，曾經想要振興雅樂，如今這些人才已經流散，使得重整的工作受到阻礙，甚為可惜。文中所舉八位樂師，大約都與孔夫子同時。由於音樂最能陶冶人心，能引人入道明白妙理，可以化育民間的風俗，能與禮儀相配，最

能感化人心於無形，是以孔夫子會有端正禮樂的舉動，希望能藉著禮樂的教化，以淨化人心，安定社會國家。

南宋時有個名叫曹詠的人，他依附在當時權勢最大的秦檜，因而飛黃騰達，當了大官，富貴榮華享用不盡。一時之間家鄉的人都來巴結他，唯獨他的大舅子厲德新不願意奉承他，讓他心生怨恨。厲德新當時在家鄉擔任里長的職務，曹詠利用權勢，要他的長官百般刁難，但厲德新一直不肯屈服。後來秦檜死了，依附他的人也跟著失勢。厲德新寫了一篇《樹倒猴猻散賦》，派人送給曹詠。將秦檜比喻成大樹，而像曹詠這樣依附他的人，則如同樹上棲息的猴子，大樹一倒，猴子們也跟著四散。果真不久之後，曹詠就被貶到南方偏遠的新州，最後死於那裏。這就是俚語「樹倒猴猻散」的典故，形容一旦所倚恃的人失去權勢，依附在他身邊的人就會隨即散去。當時樂師依附在魯君之下，因受到三桓的壓迫，地位岌岌可危，最後樂師難免被迫遣散的命運。

人間無常，在我們的生活中，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因而人人都要想好應變的措施，做好面對困境的準備，未雨綢繆是有智慧者的作為。然而無論如何應變，方法可變，良好的本性是不能變的，才不會讓自己墜入迷糊的深淵之中。濟公活佛有《仁愛忠廉》一文，教導我們顧好本質：

以仁為本，行之有道，淡而不厭，謂之仁德；
以愛為本，行之有親，無所不施，謂之愛慈；
以忠為本，行之有則，一諾千金，謂之忠義；
以廉為本，行之有矩，細行律己，謂之廉恥。
視仁德為修身之本，則能成己；視愛慈為濟世之本，則能達人；
視忠義為處事之法，則能成物；視廉恥為養性之道，則能立人。
仁德愛慈為修者之根，忠義廉恥為修者之基。
根基深植人心，始能教化矣；根基穩固，百事斯昌盛矣。

45 鼓方叔入河

【原文】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擊鼓方叔遷黃河邊　搖小鼓武往漢水遷
樂官之佐名少師陽　擊磬師襄遷海濱間

魯國擊鼓的樂師方叔，遷居到黃河一帶；搖小鼓的樂師武，遷居到漢水一帶；樂官之佐的少陽師，以及擊磬的樂師襄，遷居到海濱。

孔夫子在《論語・陽貨篇》說：「我不想再說話了。」聽到這話的子貢說：「老師如果不說話來教導，我們這些同學要如何遵循呢？」孔夫子說：「上天何曾說話呢？春夏秋冬四時仍照常運作，百物照常成長，上天何曾說過話呢？」其實天地萬物等大自然，雖然不說話，其實都在默默表達心聲，萬象皆是廣長舌，宣說著宇宙的真

理。社會的現象，萬物的表態，都是大自然的實體語言，天不言地不語，以相示人。是以《中庸》說：「至誠的大道，可以預知未來，國家將要興盛，必定有吉祥的徵兆；國家將要敗亡，必定有凶惡的預兆。這些現象會顯示在蓍草、龜甲上，運作在人的肢體上。禍福之事將要來臨時，是善事必定可先預知，是不善事也必定可以預知，所以說擁有至誠的心，判斷事情會有如神明一樣的準確。」如今文中記載：「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國家的重要樂師遠走他方，魯國的樂已崩，加上三桓的僭越禮制，使得禮制敗壞，禮崩樂壞，敗國之徵兆已出現。

濟公禪師在《度世妙法經》說：「性者理也，氣者命也。在天為理，賦之於人為性，故名曰天性。在天為氣，受之於人為命，故名曰天命。命者性之所從出，性者命之所由生。性在人，而命在天；性屬陽，而命屬陰。性不離命，而命不離性；理不離氣，而氣不離理。故性命不離天人，天人不離理氣也。性之於人，或優或劣；命之於人，

或長或短。養性克服先天之命，必須消除邪念；修命保全後天之性，當知靜培玄功。天地間有形則有氣，有氣則有理。理之所在，性則具焉；性之所在，道則行焉。欲養性命之道，必知理氣之源；性命雙修之學，務鍊制心之理。失心不足以養性，無心更不足談命。存心以養性，盡性以達天，乃修道立誠之功也。」人生在世各有命運，要能從中覺悟，才得以解脫。是以我們要懂得隨緣了舊業，莫在命運中造新殃，以致無法脫離輪迴之苦。來到人間，要在假境中找回真本性，才是最可貴的。

有幸來到人間當人，當要善用機會改善自己的缺點，以回歸圓滿具足的本性，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絕對不要再添加靈性的負擔。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缺而圓篇》說：「天道雖是無形，其中有真理；天理雖然幽隱，其中非常真實。天意雖然沒有文字，卻是非常聖明；天法雖然沒有聲音，卻是非常威嚴。天德雖然沒有跡象，卻是非常高超；天機雖是秘笈，卻是非常神妙。所以上等智慧的

人，能清楚看見，所以能夠尊敬；中等智慧的人，不明其中的道理，所以漫不經心；下等智慧的人，不相信其中的道理，所以悖逆天道行事。因而能夠知道天機，順著天理運轉變化，就可獲得元亨利貞的順利。也就是能在失去時得到利益，這是由於能夠尊重天道法度行事的結果。也就是居於高位知道謙下，居於貴位能夠謙卑，居於富時知道儉樸，居於滿時知道謙虛。雖有智慧卻表現愚癡，雖然勇敢卻表現懦弱，雖處光明卻表現暗昧，雖是俊俏卻以醜陋掩飾。想要強盛必須知道節制，事情要能夠見好就收；善用散財之道就能夠消除災難，知道隱藏鋒芒必可避開禍害；能夠洞察先機，才可以爭取主動。因此想要恢復原本的圓滿，必須善於處缺才能圓滿；想要盈餘，必須善於處虛才能真實；想要大直，必須善於處曲才能正直。巧智之道，必須善用笨拙才能妙用；善辯之道，必須善用不語才是明辯；大聖之道，必須善用清靜才能勝於一切。」懂得改善自己的作法，才是明智之舉。

46 君子不施親

【原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

周公對著魯公宣說　君子不棄其親為妥
國家政治安定原則　使得親族各安其所

周公告訴兒子魯公說：上位的領導者不可以遺棄他的親族。

依據《史記》記載：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文王的兒子，他非常孝順父親，為人忠厚仁愛。經常輔佐武王處理國家政務。武王九年，親自東征至盟津，周公隨軍輔助。武王十一年，討伐殷紂，軍至牧野，周公輔助武王發佈《牧誓》。周軍攻破殷都，進入王宮，紂王被迫自焚。當時周公手持大鉞，召公奭手持小鉞，左右夾輔武王，舉行畔社之禮，向上天與殷民公佈紂的罪狀。把箕子從禁監中釋放，

並封紂子武庚祿父，命管叔、蔡叔輔助他，以承續殷之祭祀。遍封功臣、同姓及親戚。封周公於少昊故墟曲阜，就是魯公，但不讓他去封國任職，留在朝廷輔佐武王。武王打敗殷紂次年，天下尚未統一，武王患病，群臣恐懼。太公望與召公奭想以占卜名吉凶，周公說：「不可以讓我們的先王憂慮悲傷。」周公於是以自身為質，設立三個祭壇，周公向北站立，捧璧持圭，向太王、王季、文王之靈祈禱。命史官作冊文祝告說：「你們的長孫周王發，辛勞成疾。如果三王欠上天一個兒子，請以旦代替周王發。旦靈巧能幹、多才多藝，能事奉鬼神。周王發不如旦多才多藝，不會事奉鬼神。但周王發受命於天庭，要普濟天下，而且能使你們的子孫，在人世間安定的生活，四方人民無不敬畏他。他能使天賜寶運長守不失，我們的先王也能永享祭祀。現在我通過占卜的大龜聽命於先王，您們如果能夠答應我的要求，我將圭璧獻上，聽從您的吩咐。您們如果不答應，我就把圭璧收藏起來。」之後就到三王祭壇前占卜，卜人說吉利，翻開兆書一看，果然

是吉利。周公非常高興，即時進宮向武王祝賀說：「您沒有災禍，我剛接受三位先王之命，讓您只需考慮周室天下的長遠之計，別無他慮，此所謂上天為天子考慮周到啊！」周公把冊文收進金絲纏束的櫃中密封，告訴守櫃者不得洩露，第二天，武王豁然痊癒。可見周公的忠貞，後來在武王去世後，輔佐成王執政，並為周朝訂定許多良好的制度，為周室立下良好的根基。

武王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聽說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為處理政務，掌理國家大權。管叔和他的弟弟在國中散布流言說：「周公將對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訴太公望和召公奭說：「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理國政，是怕天下人背叛周室，沒有辦法向我們的先王交代。三位先王為天下之業憂勞甚久，現在才剛成功，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為了完成穩定周朝的大業，我才這樣做。」於是輔佐成王，命令自己的兒子伯禽到魯國受封。周公告誡伯禽說：「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全天下

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但我卻洗一次髮要三次握起頭髮，吃一頓飯卻要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起來接待賢士，這樣還怕失去天下的賢人。你到魯國之後，千萬不要因有國土而驕慢於人。」周公並在此對魯公伯禽說：「君子不施其親。」執政時要善待親人，以表示不忘本，使百姓能安心生活於自己的國度。

孝為百善之首，可以為治國奠定基礎，是以領導者要治理好國家，必須率先行孝以身作則，古德有《孝》之文一篇，可為一生奉行的準則：

天上人間孝當先，孝字古今代代傳；忠臣行孝為聖賢，夫妻行孝和家歡；
孝道根本種福田，子子孫孫輩輩賢；孝子有難過平關，孝子處事皆圓滿；
做人最先要行孝，孝子賢孫皆稱通；孝順不分貴和賤，孝順不分民和官；
普勸大家都行孝，你好他好大家好；天地大孝供三寶，生生世世得善道；
稱念阿彌陀佛號，極樂世界證佛道。

47 不使大臣怨

【原文】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不使大臣有所埋怨　為何不被任用棄捐
周公對於兒子所說　如此國政得以滿圓

周公接著告訴魯公說：不可使大臣埋怨，為何不被任用。

身為一位領導人，當要知人善用，懂得適才適用，才能夠讓事情處理得圓滿妥當，絕對不能有自己的感情作祟，否則一定會亂了政綱壞了政事。一切要能夠客觀就事論事，按照每個人的專長去分配職務，不可以因私人的喜惡，棄人才而不用，或用一些不能任事的人，那就會造成腐敗的現象。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說：「君子容易侍奉，然而不容易取悅，如果取悅於他不以正道，是不會喜悅

的；等到要用人時，依其才能而任用。小人難以侍奉，然而卻容易取悅，取悅於他雖不以正道，也會喜悅；等到要用人時，卻處處求完備。」用人唯才，不可因自己的喜好，做出不合適的任用，在此周公對魯公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因而執政者平時對於自己的屬下，要有充分的理解與信任，使得屬下能夠心悅誠服，才能有和諧的氣氛，共同為國為民做出良好的服務。

真正一位明智的領導人，當懂得知人善用，誠如《論語・顏淵篇》記載：樊遲請問如何做到明智，孔夫子說：「要能了解他人。」樊遲不明白其中的意義，孔夫子解釋說：「舉用正直的人，來代替不正直的人，能使不正直的人，改變成為正直的人。」樊遲離開後，遇到子夏，說：「剛才我遇到老師，向他請教明智之道，老師說：『舉用正直的人，來代替不正直的人，能使不正直的人，改變成為正直的人。』這是什麼意思呢？」子夏說：「這句話的內涵真豐富啊！虞舜擁有天下，在眾人中選用賢能的人，舉用了皋陶，沒有仁德的人就

離開了。商湯擁有天下，在眾人中選用賢能的人，舉用了伊尹，沒有仁德的人就離開了。」君王用人，舉用君子，小人自然就離開了；舉用小人，君子自然就離開了。一旦舉用錯誤，國家的命脈隨之衰落。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回答魯哀公問「何為則民服」時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呂氏春秋・去私篇》記載：晉平公在位時，一次南陽縣令出缺，於是平公問大夫祁黃羊，誰擔任這個職務較合適？祁黃羊回答說：「解狐可以。」平公聽了很驚訝說：「解狐不就是你的仇人嗎？你怎麼推薦仇人呢？」祁黃羊答說：「您是問我誰適合擔任此一職務，並沒有問誰是我的仇人啊？」於是平公派解狐去任職，果然不出祁黃羊所料，解狐就任後為當地的民眾做出許多實事、好事，受到南陽民眾的擁護。又有一次，朝廷需要增加一位軍中尉，於是平公又請祁黃羊推薦，祁黃羊說：「祁午合適。」平公又問說：「祁午是你的兒子，難道你不怕別人說閒話嗎？」祁黃羊坦然回答說：「您是要

我推薦軍中尉的人選，而沒有問我的兒子是誰？」平公接受了這個建議，派祁午擔任軍中尉的職務。結果祁午不負眾望，幹得非常出色。孔夫子聽到之後，感慨地說：「太好了，祁黃羊推薦人才，對外不排斥仇人，對內不迴避親生兒子，真是大公無私啊！」這是執政者用人的典範：「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

人一生的成敗，都是出自自己的作為，因而平時對於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應該要注意，不要因小善而不去做，不要因小惡而不自制，讓自己生活在糊里糊塗之中，卻自以為是瀟灑，等到事態嚴重難以挽回時再緊張，恐怕為時已晚。古哲《人生》之文可供參考：

不因順境而得意，驕傲是失敗的開始；不因逆境而灰心，困難是成功的契機；
不因便宜而自喜，貪欲是罪惡的開始；不因吃虧而怨恨，付出是得到的前提；
不因權力而無恐，高調是墮落的開始；不因平凡而庸俗，純樸是高潔的本真；
不因執著而冥頑，圓融是致勝的開始；不因克己而卑微，尊重是做人的根本。

48 無大故不棄

【原文】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有功老臣不可遺棄　除非重大因素關係
周公接著告訴魯公　對於故舊善加愛惜

周公接著又告訴魯公說：有功勞的老臣，如果沒有重大的過失，就不可以遺棄他。

念舊是感情的延續，是誠信的堅持，是團結的基礎，是促成社會和諧的重要力量。世上有些喜新厭舊的人，或自認為是除舊布新，趕得上時代，成為時髦的一族，看似光鮮亮麗衝勁十足，頗有成就，卻不知道斷了根的樹，是會漸漸枯萎而死亡的，忘了本的人，是很難有成就的。

俗語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國家有老臣，因其老成持重，見識

廣博，經驗豐富，可說是一本活字典，如果君王懂得善用，對於國家的政事會有很大的幫助。是以孟夫子在《孟子・梁惠王下篇》晉見齊宣王時說：「我們常說歷史悠久的國家，並不是說其國有高大的樹木，而是說有歷代功業彪炳的老臣。」老臣對國家的貢獻是很大的，如果不是犯了很大的錯誤，是不可以遺棄他，甚至於殺害他，這會造成百姓的恐慌，社會的不安定，甚至國本動搖。是以周公在此對魯公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如此可以安定國本而不動搖。

周宣王時有「厭弧箕菔，幾亡周國」的童謠，下大夫左儒已經找到賣山桑木弓的婦人，並將她處死棄市。但宣王心中仍然擔心，想起幾年前曾命大夫杜伯搜尋山桑木弓、箕草箭袋的誤國女子，卻許久沒有訊息，在早朝時說：「杜伯！我記得在幾年前命你找出厭弧箕菔的妖女，為何許多不曾來報？」杜伯是軍人出身，個性耿直粗獷，就直率地回答說：「自從那賣山桑木弓的婦女伏誅以後，臣以為童謠已經應驗，妖孽已除，便不再前往擾民。」宣王一聽勃然大怒說：「那你是說我的命令

杜伯騷擾百姓了？你怠忽王命，有違職守，今天殺了你也不算冤枉。」杜伯自知難免一死，於是大聲說：「是不是擾民，天下人看得清清楚楚。聖人有言：『殺一無罪者不祥。』那童謠本是市井謠言，可笑朝中文武莫名其妙，把它當作天仙妙語。我王更因此殺害無辜山婦，我不願意再行生事，就是不想再傷害無辜的人。」此時有人朗聲說：「杜柏言語雖然多有不遜，罪行卻不致於死。」眾臣回頭一看，正是杜伯的之交好友下大夫左儒。結果宣王一怒，將兩人都殺了。周宣王晚年對外用兵節節失利，加之獨斷專行，宣王的中興成為曇花一現，也為周幽王的滅亡埋下伏筆。

治國雖然不能感情用事，但也不可以冷漠無情，身為一位領導者，當要知道應事的輕重緩急，知人善用，才能穩定國家的情勢，不至於動盪不安。如果對於國家有貢獻的老臣，沒有給予尊重，卻因為小事而廢其爵位殺其生命，這將會造成恐慌，人人自危。是以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領導人能以深厚的感情對待他的親戚，百姓自然就會具有

仁德；對於過去的親友不可遺棄，百姓自然不會冷漠無情。」

為人要懂得感恩報恩，絕對不可忘恩負義，過河拆橋，給自己埋下禍根，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從因緣果法來看，忘恩負義知恩不報的人，最終沒有一個好下場的。是以平時他人給我們的滴水之恩，當要湧泉相報。古德有《人生十大恩不能忘》來提醒我們待人處事：

第一、父母養育之恩。第二、遇險救命之恩。

第三、良師培養之恩。第四、伯樂推薦之恩。

第五、指點迷津之恩。第六、急難相助之恩。

第七、上司提攜之恩。第八、夫妻體貼之恩。

第九、兄弟手足之恩。第十、天地精微之恩。

49 無求備一人

【原文】無求備於一人。

不可苛求才能具備　凡人不能十全十美
治理百姓寬宏大量　如此品德領導不昧

周公接著再告訴魯公說：不可以苛求用人，要具備完備的才能。

人間樣樣精明能幹的人，這種人才很少，可遇不可求。具有某些專長的人比較多，因而執政的領導者，在用人時，當要在人群中找到適當的人才，擔任專門的工作，如此知人善用，才是懂得領導統御的人，才是真正為國為民謀福利。要知道在人間智慧高超的通才，是很難遇到的，如果退一步想能得到專業人才就很不錯了。一般來說，所謂樣樣通的人，必然對事理不深入，只能知道其表面而難以明白其

精髓，達到靈活應用的地步，當派這種人任事的時候，會發覺樣樣通卻樣樣鬆，紙上談兵是一流，實務操作卻一竅不通。要知道術業有專攻，在每一部門要任用專才，才能夠有效完成任務，所以不要期待通才的出現，固執於此恐怕要誤大事，是以在此周公對魯公說：「無求備於一人。」提醒他用人的原則。

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談到君子用人器之，就是依據其才能任用在適當的職務，因而出錯的機會較少；小人用人求備焉，就是處處要求要完備。當找不到完備的人才時，就依據自己的喜惡處事，與事實漸離漸遠因而缺失甚多。一個國家政事繁多，只靠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去負責，是無法處理好的，必須要有一個健全的服務團隊，在英明君主的領導下，才能圓滿此事。是以孔夫子在《中庸》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

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這九項治國的方法，都是要達成國家統一，天下太平的要務，為了要圓滿達成，君王必須用心尋找為國為民服務的賢才，一起為國家的興盛、天下的太平而努力，不應該以滿足君王一人的慾望為依歸。

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句話可說是人生待人處世非常重要的座右銘，好好體會並善用在生活之中，小則可以救自己，大則可以救國家。先哲有一篇《忍辱法語》的文章，正可給我們時時自我反省：

忍字頭上一把刀，殺心去盡禍方消；從古至今忍為聖，能忍萬事無不成；
別人說好莫歡樂，別人說壞如聽歌；心中平靜浪不起，好話壞話無分別；
聽到稱讚莫歡喜，聽到誹謗心不煩；喜怒哀樂都是魔，八風不動出世間；
他人辱我不動色，他人騙我笑無言；一切看破全放下，惡緣也可變善緣；
說話不帶攻擊性，語調柔和帶笑容；善巧方便度眾生，化敵為友樂無窮；
柔和忍耐是美德，不去報復好處多；牙齒堅硬先脫落，舌頭柔軟不怕磨；
愛恨都是一筆債，擰成繩結難解開；心光融入彌陀海，冤親平等登蓮台；
心中沒有愛和恨，平等對待冤和親；愛恨泯滅得大道，破除無明獲法身；
何人引你起瞋恨？都是從前所造因；看破放下烏雲散，轉變瞋心為悲心；
何人引你起瞋恨？菩薩來考修行人；相逢一笑業轉了，學習補位彌勒尊。

50 周朝有八士

【原文】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周有八士兄弟四組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
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賢達之士國家之福

周朝有八位賢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自古以來歷史的見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在《論語‧微子篇》首章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殷有三仁，紂王不知道愛惜而棄之，因而亡國。在此篇的末章載：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隨、季騧。這八士是周武王時的賢臣，伯達為人通達義理，伯适為人大度能容，仲突有排難之才，仲忽有綜理之才，叔夜為人柔順不迫，叔夏為人剛明不屈，季隨有應順的才能，季騧具有良馬的才幹。這八人都很有教養，周武王得到他們的輔助，奠定了周朝八百餘年的基業。是以有國者，君王當要善用賢士良才，才能使國家基業穩固。

有德君主主政，必然重用君子，舉用賢良人士，不會舉用阿諛奉承的無德小人。《論語・子路篇》記載：仲弓（冉雍）當了季氏的家臣，向孔夫子請教政事，夫子說：「要率先由各部門的主管做起，要赦免小過失，舉用賢能的人才。」仲弓問：「怎樣知道是賢能的人才而任用他呢？」孔夫子說：「任用你所知道的賢才，你不知道的，別人怎會捨棄他呢？」又如何才能稱為賢士呢？《論語・子路篇》記載：子路問說：「如何才能稱為賢士呢？」孔夫子說：「要能互相切磋勉勵，臉上常顯現快樂的面容，就可稱為賢士了。朋友之間要互相切磋勉勵，兄弟之間要能和悅相處。」

能夠參與政事的賢才，平時必須具有良好的知識與品德，對於從政具有高度的熱忱與成熟的智慧，誠如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恩而威篇》說：「治理世間猶如防堵水患，過度使用威望治國，百姓雖然會畏懼，卻易生怨恨；過度使用柔順治國，百姓雖然會親近，卻易生驕慢。所以治理國家要恩威並濟，適可而止。行正道而產生威望，百姓就會敬畏而服從，生活井然有序，人人遵守本分。行邪道所產生的權威，百姓雖然表面畏懼，心中卻不服從，心中不服從必然怨聲四起，當怨聲聚合在一起時，亂象必然叢生。所以明理的君王，先以端正上位者的心性為根本，繼續再以天理來教化，以正確的文理來引導，以道德來樹立風範，以法律規章來加以規範，以仁德武功並用治理，用以平反冤枉案件，熄滅怨恨的火氣，除掉強行霸道的人，舉用賢良人才，注重俊傑的賢士，防堵腐敗之事，去除奸佞之人，扶助正氣使宏展，抑制邪惡使消滅。如此必可使天神歡喜人們歡樂，種種事情都能吉祥昌盛。」

每個人來到人間都是秉承天命而來，找回自己的本性以回歸正道。要知道真理是無所不在，只要人人能受明師指點找回本性，自可見到自性佛，漢鍾離大仙這一篇《仙佛無所不在》，足以指點我們：

仙佛菩薩不是只有臨壇的時候才有，
隨時隨地都在眼前。
不管什麼宗教？什麼人？
只要他有誠心，都能受到仙佛菩薩的庇佑。
對每一個宗教，我們都要尊敬。
但是現在是天道應運，
所以五教聖人也是在護持這個道場。
我們修道的人，心中充滿愛，
不要批評這個宗教不好，那個宗教不好。
所以我們看到教堂、宗廟，都要懷一顆誠敬的心。